

近藤
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二

□ 12

24

6



伊
門
卷
24
6

甲
弟
九
四
卷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一

宣公

起十二年 盡十八年

晉 唐

杜氏 陸氏

集解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

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

晉戰邲鄭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

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九日晉人宋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馬宗璉曰說文云邲疏定十一年宋公
晉邑春秋傳曰晉楚之弟辰入于蕭以
戰於邲存參

按十年五月微舒
弒其君平國至今
年正月凡二十一
月

傳稱師人多寒當
是月是而日誤也

申井履軒曰華椒元背盟詳于傳弁責無可譏也然晉衛既椒者以不擇其交稱人則宋焉得獨稱與不信之人約盟名注過刻失實是不信之黨也諸

馬宗璉曰易人謀鬼國失信其累及椒謀儀禮疏引鄭注謂戒後之人使擇交謀上筮於廟門是古也

人卜筮必於祖廟鄭祖厲王此祖廟蓋厲王廟惠棟曰賈逵曰巷出車者陳于巷車大車也

衛示雖困不降必欲倂倪者看視之名戰也案下鄭復脩城俾倪即女墻也鞮則賈說良是安井名云城上垣曰隄

息軒曰出車於巷城于其孔中俾倪非陷將巷戰也其臨于常蓋以三月始圍大宮亦示必死耳若至六月乃克也凡

為將見遷既降之後經一百二十計日出車未晚也履軒遠說文作廋九達曰守隄之哭感動自道似龜背故名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宋師

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

成不吉上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臨力鳩反天音泰

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隄者

皆哭隄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隄音皮○鞮音計反○鞮音詰楚子退

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而猶不服故復圍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九軌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曰孤曰逵

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

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

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泯猶滅也○泯彌忍反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

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也鑿矣齊召南曰赦其罪也

哭耳非為害楚又俘實遷其民也鄭曰三月經歷三月也賜分其地也皆滅六七十日亦可稱三也

元曰爾雅九達謂之公始居東鄭皆賢達說文作廋遠或廋君言存鄭則四君字古賀伺巷曰其祐楚也

俘二句此言俘鄭君楊用脩云九縣凡臣樓諸海濱如句踐稱其數也後漢書

居吳王於甬東鄭如九縣騷回正用此吾姑翦滅此而後朝諺傳云蓋此時楚

食之翦言滅鄭國以地為縣者九謂申賜諸侯使鄭伯為之公息公之類此與

臣僕也杜翦削之解杜異存之秋文又未免於泛正義楚云傳稱楚武王克

若存鄭則四君祐楚權使闢繆尹之文故願楚要福于此四王縣申息合是十君使社稷不滅案息一國不知何以言

軒云福祭祀之餘肉九許許其願也赦也鑿矣齊召南曰赦其罪也

增註

校本

三專

卷二

二

鄭桓公厲王之子宣王始封於鄭以宜
 為鄭所自出注稍未檢當云厲王鄭之
 所自出宣王鄭之所自封也馮李驊
 曰正義紉文數楚所滅之國疑其不止
 於九案此不過遜言
 比于楚九縣耳若從
 經世鈔左氏於大
 滅國說來與不泯其
 國卿帥選命之際
 社稷不合補正傳氏
 必詳如此所以立
 亦云時楚適有九縣
 事之綱領而其用
 故鄭願得比之服軍
 人之當否公私皆
 恭謹如其屬邑非必
 於此見 疏李食
 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采于疏疏直例反
 息軒曰夷等也
 疏李士鈞也非穀
 陸祭曰劉炫云傳交
 韓世家云韓之先
 皆稱子穀非疏李
 事晉封韓原曰韓
 也今案晉有士鈞稱
 武子後三世有韓
 戴卒杜或緣此而謂
 厥世本云桓叔生
 孔疏以季友李路為
 子萬萬生昧伯昧
 伯生子與子與生
 獻子厥厥是萬之
 比謬矣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
 而許之乎退一舍以禮鄭音冀潘尫入盟子良
 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
 鄭荀林父將中軍缺先穀佐之疏李代士
 會將上軍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
 卻克佐之卻缺之子代更駢趙朔將下軍
 欒書佐之欒書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
 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
 韓厥為司馬韓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履軒曰勦殺也

曾孫也

陸祭曰桓八年傳注子小反是
 云釁瑕隙也服虔亦
 云間也此注罪也昭
 元年吳有釁注云適
 皆為釁既有間隙
 也皆非是
 息軒曰行此六事不
 變易者不可敵故不
 為是征之不為其有
 禮也
 傳遜曰楚五分其軍
 為前後左右與中而
 使之各有所任耳杜
 登曰吾三分四軍以
 逆來者四可分而
 為三三不可分而為
 五乎履軒曰注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
 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
 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昔歲入陳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
 無怨讎讎謗也政有經矣經常荆尸
 而舉荆楚也陳法遂以為名此陳直觀反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

增注

校本

三事

六

賈音古

音

引南轅乘轅泥志 疏左右分步卒為
 元粹察息軒云轅將左右挾轅也其應
 車之轅右轅言右軍在左者使追求草
 從將車進退大非從聲今離道求草不
 將車進退在戰時言近兵車也聲謂即
 然則何唯右軍哉 下之草故云為宿
 又案景注後說可從 衛也舍人云景味
 韓詩外傳楚莊王伐之明也慮有伏兵
 鄭鄭伯肉袒左把茅使踰行之躡或作
 旌右執鸞乃是也中 補正言楚分
 井亦云茅疑旌旗之其三軍為五部而
 名安井從前說不是使之各專其職也
 息軒曰管子兵法 疏類謂旌旗畫物
 篇有三官五教九章類也象其所建之
 三官鼓金旗五教教物而行動軍之政
 目身足手心五者九教不待約勒号令
 章擊日月龍虎鳥蛇而自備辨也
 鵠狼韓之章也象物 林注內姓之有才
 而動蓋謂此類也說者則選於親戚之
 詳輯狀 又曰內姓中外姓之有才者

集又七事不奸矣奸犯為教為宰擇楚國之
 入反 令典宰令尹為教孫叔軍行右轅左追尋在
 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聲為宿
 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
 主○音辱胡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
 牒反又古洽反 前茅慮無前有斥候踞伏
 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
 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
 為旌識○圖徒臘反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
 識申志反一音志 中權後勁以精兵為殿
 ○殿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
 戒勅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言親疎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加惠賜老則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
 不計勞不勞役君子

同德選取親者外姓則選於故舊之中
 同德選取故舊言其知難見信九八年
 厚親舊也 履軒曰林注經武經略武
 老有加惠優老者比備也
 之壯者有所加益也 孫云仲虺語中原
 非全不計勞 王引有兼弱二字此以
 之曰古声舍予相近作斷語也
 施舍之言賜予也旅者致声近周頌者
 有施舍謂有所賜予定爾功注者致也
 使不乏困也傳中有疏濶疆也言無疆
 施舍語七杜注昭十平唯武王之功業
 三年施舍不倦云施言克商功業實無
 舍猶云布恩德得傳疆也疆或作疆居
 意矣餘皆分施舍為良及林注競如字
 二非也 舍音暑見曰武王能成無疆
 唐韻正 息軒曰經之業天下莫能競
 武謂以法治武事也 撫弱謂撫養
 侗菴曰洵詩斷章取而取之也未必皆
 義遵不逆也養長養攻伐以求之也
 也武王遵從長養茲烈所謂功烈之所

小人物有服章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
 有等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
 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
 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掛薛
 ○音丹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
 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養昧也
 後取之○洵音酌於音烏鑠舒若反養昧也
 養致也致計於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
 昧○音音音武曰無競惟烈烈業也言武
 王兼弱取昧故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言
 成無疆之業上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

晦昧者待可伐之期林注有敵在前而至而後伐滅之武王不從之決戰也

非故誘敵使滋長其惡當敵尚盛強之日撫柔不敢抗是之謂長養注特解其意耳後儒泥注謂杜解養為取恐不然無競惟烈言無強乎惟烈其功烈至強也注似解無強為無際涯失之息軒曰

上引古言故云兼弱唯群子能受此辱攻昧下言處時事故按初六故云出師云撫弱者昧此者昧也

謂武王養紂致之於一軍之內將佐分暗昧則下者昧謂致之各有所帥執事楚於暗昧今示之驟上下相順和成則楚勢必張勢張必驕為臧不然則不臧驕則失道是致之於執事謂有司也暗昧也案中井據如往也故為相從下二著疑上攻當作之義秋言云坎律者陸榮據下兼弱疑銓也蓋坎水也水下撫兼之譌俱非伊性平律亦平也故

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彘子曰不可先穀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

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

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夫命為軍帥而

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

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上坤之臨三三兌下

臨師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

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及辭律法否

不也○否部鄙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

命不順成故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川壅為

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

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眾

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

矢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

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

敵彘子尸之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

殺先韓獻子謂桓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

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

藤鳳山云撫者兼有坎主法律皆所

也與上兼弱互文禮以銓量輕重是法

文王世子西方有九象也按有律二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字微逗律下添則

鄭法撫有也存參字觀言有法之行

陸榮曰烈所者功烈則以人從己也己

之處所也猶民知義指主將以人從己

所之所息軒曰傳故名之曰律若夫

單言逆為否者蒙上出師之不善將以

臧省文何菴曰解法律一齊壞敗也

如為從未嘗前問只此段孔疏不詳

當從本義言律當大永當盈川而以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四

五

陸榮以故曰律為句敢非也葦云果猶解以如已為從帥令竟也

而不逆即上文執事曰春秋莊王流順成之意與下故曰干孫叔敖沈尹燕律否臧句不相蒙尤楚史檣沈沉令尹諺案輯狀略與古進孫叔敖又莊王賀同可參看陸榮學書于沉尹華曰天且不整亦就行

師言之說文天屈也言其軍法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所以凶也增島蘭園曰陸說極是今案上句盈而以竭應川壅為澤此句與衆散為弱應據注二句皆應川壅為澤也履軒曰居高向下謂之臨臨之為卦後高而前下是不可行矣或云此捷如字與故曰不行之謂臨也上不捷異林注若是特論臨之名義耳與晉戰而不勝捷勿挾貞卦說又不可則雖食參之肉足偏以澤解蓋臨之義以雪耻乎楚在就全卦象見之息南旗亦反向南

軒曰有帥而不從是林父之令不行軍下臨其上而不行其衆欲冀聽進止而令故曰臨孰甚焉無正命不知所從又曰尸猶死也伺也此說與杜異存蓋曰捷只是勝劉康之君指楚王臣指公曰國之大事在祀晉臣言社稷之恥與我云事則明是軍也

事之不捷軍事不得克勝也與下文不捷參之肉參看益明王照考證云按楚官莫尊於令尹或疑沉尹將中軍則令尹孫叔敖何所將乎沉尹當作孫尹當謂其時楚王在軍則中軍楚王所自將也王自將無與左軍右軍旗鼓一例之理則以沉尹為之將猶後世丞相府以長史主文書丞相不與六卿敵也孫叔敖楚相當運籌帷幄之中亦不得將中軍故沉尹定將之案沉尹即淮南

新序所載虞邱子也繼後繼也藍縷布詳詳經識小魏晉破而無縷也楚人

增註

校本

師陷故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

六人同之不猶愈乎罪不得獨責元帥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鄆北地沈尹將中軍沈

作寢寢縣也今子重將左子及將右將飲馬汝陰固始縣

於河而歸子及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

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回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聽而無上衆誰適

從聽聽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此行也晉

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鄆之間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鄆二山在榮陽縣西北繩證反敖五刀反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

交苦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

增註

校本

曰先穀不用命故三衣被醜敝謂之樓帥不得專行三帥不裂樓裂蓋縷藍縷得專行則軍士雖欲縷縷並同說文縷聽而無上故曰衆誰無縷也通雅詳之適從注未是 伺菴疏荆竹織門謂之曰此言衆欲聽命令軍門軍路亦荆竹而彘于輩檀自發令編車也

無在上出一定之令孔疏于吁同曰也者故衆不知所適從軍實謂軍徒器械杜解聽為聽氣子趙兩廣之別各有一同趙括謬 蘭園曰卒百人一卒外復注于日也與詩鄭箋有偏一兩二十五同據朱申云于于吁人兵法十五乘為同嗟嘆而言也必為偏有一兩從之兩嘆也 陸祭曰隱五是偏家之物故謂羊注軍實軍徒器械此為偏之兩其實也 鳳山曰軍實與一廣十五乘有一上國人對則指軍士百二十五人從之也韋昭注楚語云軍言之者成辭婉句實我士也是也杜解耳成七年九乘為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

子曰武子樂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年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

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易日也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實軍器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

若敖蚡冒箠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箠路崇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誠先大夫子

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微要也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

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右廣初駕數及

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

近官序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

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在為崇貴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

誤矣元粹案此說似小偏故此十五乘可從 陸祭曰說文為大偏桓五年二備楚謂無緣衣也此十五乘為偏蓋臨作藍蓋借用耳服虔陳所用故不同林謂其縷破藍蓋然者註每乘用百人又似無所據 馬宗璣有二十五人為副曰方言云南楚凡人補正戎戎車也一貧衣被醜敝或謂之卒之外又有餘卒縷縷以布而無緣敝二十五人其數如而祿之謂之縷縷 偏法之有兩也 蘭園曰縷古文縷又疏右廣雞鳴初駕作縷杜云敝衣也是數其時刻至日中也藍縷則以此異今左廣受而代之此與箠路合言成文箠路日事也內官親當藍之縷且敝衣是當其夜若今宿直貧人之服非勤儉又遞持更也 于下文勤則不匱以我卜也以我戰也謂以藍染青也縷之勝負決去就也縷也縷以爲衣也不鄭人之言不可從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六

尚文采而用青衣儉之至也如將羽衣
青布衣鍾會衣不過青是也如後世賤
人多用青衣因以青衣為賤役者稱又
可觀杜濶襪襪與藍縷為一以故衣枳
之非也元粹案此說雖奇似可從又
曰上應學云氏生之生如生於憂患之
生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 傳遜曰傳上云其君之戎分
為二廣注云十五乘
為一廣而傳云廣有出入此行猶言往
一卒則所謂百人者來於鄭也不能文
將分屬于十五乘耶 林注不能文飾其
抑別有百人耶又云詳也
司馬法十五乘為六
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
而二十五人亦何所罷乎於文理俱不
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為乘廣二十乘分
為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為偏之制同
而此偏字又即十五
乘為偏之偏字故強馮云遷迹削迹之

得屬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
服鄭趙同屏趙括徒
黨也○知音智荀首後為知氏屏步丁反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
趙朔樂實猶充也言樂書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之身行能充此言
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
長丁丈反行下孟反楚少宰如晉師官名
日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也閔憂聞二先君之
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也淹留隨季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
命今鄭不率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
辱候人候人謂同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

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或云猶云逐出
意耳愚合後段觀之也按潘岳西征
賦勅官廟而遷亦
則廣兵車名楚王即賦勅官廟而遷亦
以名其親兵以其兵疏周禮環人掌致
分為左右二部故名師鄭注致其心戰
二廣每車用百人故之志蓋致己欲戰
日廣有一卒其云偏之意子敵入故單
者蓋車之半耳又五車揚威武以挑之
十人日偏以百人四挑彼晉師故日以
分之一為承副則逸致晉師
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高簡
難解舊注復謾焉蓋難通耳
軒日五十人為偏者謂卒之半隊也二
不單言兩而必言偏之兩耳成七年合
偏兩之一當參考 息軒日數及
日中數數漏刻也言其謹嚴 馮宗璉日
文選注引五經要義昏朝也日
入後漏三刻為昏 鳳山日以待不虞
待亦備也周語日沉在侈卿乎其
何以待之章注云待猶備也是也 馮
李驥日皆之徒也應上文大咎
侗菴日實其言實踐其言也不必解為
充傳於是年未日卿不書不實其
言也是其的證 宇鼎日長晉國謂能
使晉國之勢力長久也長如字當
此急忙時何論後來執政之事乎存參
侗菴日子大叔美秀而文子犯
日吾不如衰之文夫子日言之不文行
而不遠春秋時九尚文故以不文

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也遷徙日
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
以疑晉之羣帥○圍音丹
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
疾也摩
近也○摩末多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鼓左車
亦及下同圍側留反代御

增註

校本

五專

卷十一

八

為謙辭猶云不敏無似其不文則凡百不能成在其中雖題云是句暗伏頗能武之意矣婉辭失之太深林注謂不能文辭又流於太淺 字鼎曰朱云聞先君成王穆王常往來於伐鄭之役此行謂伐鄭之役也 履軒曰行途也存參 又曰侯人謂同候執役之賤者即使人之從者矣是不敢斥使人之辭非斥侯 伺菴曰遷大國之迹於鄭一句頗難曉 麟云言楚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寡君使群臣徙去其迹離題云迹足迹也謂逐出在鄭之楚師傳每稱敵國為大國故云然然了不明白此先穀驕驚之妄言非可以常情推且以晉對鄭而言故不妨自稱大國移大國之跡於鄭言踐行鄭國中也方與上疏子以為誚下無辟敵 兩環人注引作柄句相應 息軒曰致 致文亦云兩或作晉師如致人不致於 兩兩飾掉正皆無人之致正義引鄭玄 明訓服虔亦云是非 又曰靡旌靡墨相傳為然也飾馬連讀言靡旌與墨相者謂隨宜刷刮又切摩也注非 鄭玄 正其鞅以示間暇曰軍壁曰壘 服虔也 任安世云三曰凡兵車之法射者路來逐故於左角在左 御者在中 戈盾先射其馬馬傷則在右 鳳山曰藪常一車之人不能進矢之善者既夕禮曰而左角退然後射

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 麗者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麋亡悲反 著直略反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

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亦間 較反 鞅於丈反 乃攝叔 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御以蒲藪 紂文牡蒲右角之人右角亦藪也然則牡蒲是蒲退逐者惟有中路的善者取以為矢謂之鮑癸耳射馬易之藪也 邵寶曰兩於射人急忙中先馬掉鞅掉兩馬之鞅其易者是射法也也蓋駢馬折旋則其疏龜之形背高而鞅心掉之而示間暇前後下故有此說之意亦在其中矣 林注鮑癸當樂伯傳遜曰陸從邵說非之後進之獻禽之不兩馬何所為乎御此供從者之膳蓋下飾馬而左於此時射麋以恐晉師而乃代執轡而掉鞅為以善辭求免間暇耳 息軒曰兩 鑄還及榮沃 周禮環人注引作柄 林注召楚而盟也 柄本義為整故買疏 趙旃魏錡二有恨云猶飾也掉掉也振之人往矣若弗設也故買疏云猶正也 備必為楚敗 焦循曰樂伯以單車挑戰摩晉之營壘而入之晉鮑癸率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錡魏錡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榮澤在榮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如字射 叔黨命去之 潘 旭之子 趙旃求卿未得 旃趙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 獻子 郤克 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憾往矣 獻子 郤克 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左右角以逐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角之馬右射右角之人而矢已盡止餘一矢知不可禦逐者乃射麋使攝叔射於鮑葵是時癸巳當其後將禽之矣鮑葵因其獻麋以為君子而免之既之言盡也承上

其左其右言之其左一說乘猶陵也善射宜免之右有辭惡惡意也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按注覆上脫七字既免二字鮑葵止其補正嬰齊事因士衆之言履軒曰六季語竟言之

藥取一亦只記載之使其徒入召楚人碎耳非有貶意注謬疏使已從人入嬰惠棟曰李奇曰挑以取俘誠也此所戰挑身獨戰不復須以為怒楚衆也挑音茶了反薛補正兵法車十五瓚曰挑戰檣敵求乘為偏今用舊法戰古謂之致師陸而易其名耳

案曰小爾雅曰乘陵按說與召伯所說也蘭園曰乘我不同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莖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覆扶又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錡見逐而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

備攻之也其下文車馳卒走乘晉軍之乘同顧炎武曰上軍不敗趙嬰齊敗而先濟傳因士季語竟言之也息軒曰上文與魏錡皆命而往句在謂戰而還之後嫌於魏錡再往故傳潘黨既逐魏錡句以明上文皆命而往非錡再往且以魏二憾往矣之言鳳山曰維鳴有三子時丑時寅時此指寅時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博本或作搏非也

息軒曰晉人意不在戰故使軫車逆之服虔曰軫車也守之車是也惠棟曰孫服云屯守之車子曰塵高而銳者車文七年先人有奪來也俞寧世曰晉人之心軍之善謀人句接上皆命而往也昭廿一年亦有潘黨句接上逐魏錡此語楚人句接上逐趙旃詩六月簫

案薄迫也息軒曰引詩斷章取義謂

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及下同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軾音博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宣十二年

先人進氣典詩本義范史獻帝登船諸不得渡者皆攀船

自別 何休公羊傳注云時船上人刃操其指晉乘舟度水戰兵舟中之指可掬敗及走欲急去先入林注二軍爭舟故舟者斬後板舟者指斫斷手指在舟中指墮舟中身墮水者可以兩手掬之中而死可掬者言其按公羊亦有此語多也 侗菴曰晉師疏晉三軍上軍在右移言西轉而退參左中軍在中下軍皆解陳去也 齊召在右今中下軍在南曰上軍未動即上上軍之右者皆移文所謂士李使鞏胡唯上軍在焉按移韓穿帥七覆於教前移去濟河也故上軍不敗也 拒方陳也見桓五軍拒矩音義同 履軒曰藉承藉之藉是倚仗之意非假借 息軒曰靈寵也濟益也 惠棟曰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製周禮車僕有關

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勦勦景反陳直觀及先人去聲下同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音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也曰掬音師右移上軍未動惟上軍在經所也書戰言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桓音矩下同 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國古卯反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

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

戰為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

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後殿○國多練反王

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

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晉人或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

人甚之脫局甚教也局車上兵闌○甚其器

間一曰車前橫木西京賦云旗少進馬還又

不脫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

車之倅 又曰卻錡按周禮車僕有關

字駒伯克之子也大事法補闕之車晉

夫門子得從父于軍後有游奕宋有御

鄆陵之戰范句從文前游奕軍兵家或

子於軍此其證也以後兵為游

王引之曰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

故卻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衆故

收軍而退也魯謂其誰云待之楚語其

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曰待禦也

王荆石曰杜以上軍按戶或作戶誤也

為諸軍之殿謬矣此王嘉傳坐戶殿門

戰中軍下軍已奔惟失關免止戶曰戶

上軍未動蓋士會自補正古人以守戶

以其身為上軍之殿之人謂之戶者取

耳 倅曠煊曰小爾其能止之也物觀

雅廣話戶止也戶通云慮訓止戶慮通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十一

也其下文出字相應隊坑則橫水有礙
顧炎武曰定四年故脫之而後進帆
管蔡啓商恭間王室是扇風之名不帆
注甚毒也傳氏曰言風則車輕故得出
楚人將毒害之而晉坑也 校輪一作
人乃脫肩拔旆投衡投於輪 附注甚
而出爾未詳 潘耒訓教杜以意解之
曰杜解甚為教於義爾說文引作解云
為長蓋晉人困厄而舉也廣車陷楚人
楚人顧教之脫險既為舉之也按西京
脫而復有謔言故傳賦薛綜注云恭教
書之以紀異若如傳也綜又云高閔也
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建旗車上有閔制
可勝書且末語尤無之今不搖動者
謂矣 息軒曰馬出尸求屍也表表識
坑則車軒車軒則旆也 獲者被殺之
竿必抵觸後岸車不名累即重也
能出坑故馬便旋不進拔旆投衡則無
所抵觸故出也杜謂旆帆風淺矣旆本
或作旆非 又曰世傳騎馬始於趙主

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差輕○凡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
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
乘逢氏○數音朔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
顧曰趙使在後使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
指木取其尸兄弟累尸而楚
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
還戰○鏖於耕反還音環 廚武子御武子下
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每射抽矢葢納諸
廚子之房抽擢也葢好箭房箭舍○謝廚子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董澤之
蒲可勝旣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
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宵濟亦
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丙辰楚重至於
邲重輜重也○重直勇狄遂次于衡雍潘黨

父然此傳云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
分明是騎蓋主父始制騎戰之法其單
騎者先是亦偶有之耳 惠棟曰便与
雙同見無極山碑說文作雙云交或作
雙 林注綏齊也以車綏投趙旃 魏
棹曰思稱是已以殺二子為忍已甚豈
車小不能並載耶即見旃而不授綏亦
可 魚續曰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尋
得在所表水下加一可勝旣乎謂用之
重字明其尸相累若不可盡也我不以
曰皆得之而重在水好矢射楚貴人之
下云皆重獲在水下子而質之吾之子
古人屬文之奧也正其可得乎吾為此
義以獲為被殺之名計者不可用好兵
未是 武億曰每射苟且為射故也
抽矢為句敢連下納補正言其軍無
諸厨子之房為句 復部伍
顧炎武曰宵濟二句輜重載器物糧食
言其軍無復部伍常在軍後故戰後
解非息軒曰上文云乃至重直用反是

增註
校本
三事
一

晉之餘師是其兵不京有二義一曰大衆又云不能軍是無也又曰與鯨通鯨復部伍顧說是也
好食小魚故喻不愈寧世曰三提河字義之人武作字五點濟字是大關目
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武王崩後周公所作也國語可証

履軒曰詩傳曰肆陳求美德之士而仕也益求懿美之德以用之於是功業遂布陳于中則則信乎大信哉唯我武王王之能保天命也
息軒曰時是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

何巷曰杜以思為辭也但為歸往非是兼傳我者民自謂也
釋思尋釋而思念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釋思者以賢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宋注勝杜獨鋪時釋思之解似未妥此謂敷文王遺德而釋思不忘

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

為京觀積尸封土其土謂之京觀古亂及下京觀同臣聞克敵

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載戢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又作武其

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著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又作武其

其三日鋪時釋思我祖惟求定其三三篇鋪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

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

也暴骨蒲卜反焉得於虔反國其丈反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

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武告戰勝

念念在於善繼善述也 岡龍州曰其

三周頌齊篇其六周

頌桓篇 正義沈氏今頌篇次桓第八

難云襄二十九年李齊第九也

札觀樂篇次不同杜我禁暴戢兵也

云仲尼未刪定此亦時夏保之保大也

不同而云楚樂歌之耆定定功也我祖

次非也 息軒曰孔安民也縱萬和衆

子日我從衛歸魯樂也屢豐豐財也

正雅頌各得其所正

謂是類襄二十九年

法是也 何巷曰章

文章制度法紀皆文章蓋其迹繁乎可觀也杜篇章之解淨淺不可用劉炫云章明之功業以章為虛字不通陸以為典章稍近而承切 龍州曰與兵而民失業是違民欲多也

增註 校本

息軒曰功事也。蘭園曰鯨鯢大魚名。取小魚食之者故以喻首惡巨魁耳。杜注陋矣。何巷曰京高丘象其崇積之狀而名大誅罪人積首級令崇以觀示四方而懲兇慝故謂之京觀。後世觀廢臺之意。後儒京大之解未切。或以京為鯨鯢之鯨尤遷就。古者師行必以遷河。陸祭曰所者廟主行載于齊車罪之所在也。息軒為此遷主作官於曰呀者處所也。今問此祀之告戰勝也。晉罪則無可指處所。服云使楚師來入也。履軒曰石制謀鄭分鄭國以半與以楚兵威分鄭為二楚以半立魚臣而別為一國以魚臣為附注。入楚師謂自之君也。非以半與楚。往請楚師耳。又上文入楚師謂造時世禍亂必有憂于楚軍中也。正義有病者於何其所適。謬解故詳焉。何巷歸乎。曰楚討鄭罪而攻人而四月篇。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其京反。鯢五分反。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特入之亂以要利。○侯音逸。○音戶。○平聲。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音莫。歸於怙亂。

鄭非石制能使之入。當國家傾危之際而潛入楚師以謀廢立其蹤跡詭秘可惡也。服虔解為引入楚師。疏從之。非也。陸云入楚師者直謂往請楚師耳。雖簡自得大旨。元粹案諸說皆可從。息軒主警說而妄罵人。又其好歷前人之弊。驕傲不遜可憎也。履軒曰離因亂而流離也。何巷曰集傳食楚穀三日。奚何也。亂離瘼矣。則而訓則附注歇息。我將何所適歸乎哉。也。困獸猶鬪。此語詩本義如此。今傳引又見定四年。然彼詩斷章取義。富如杜文意少異。解但傳作爰集傳作按知猶見也。見傳奚不同。當作美而從廿八年。何義今杜解爰為於。既勝其軍又殺其而殺為於何所歸乎。國相是再克也。迂回且亂離瘼矣。遭亂離而病也。如此之禍究何所歸乎。見其必歸於好乱者。今杜解為亂離瘼病二項支離。履軒曰如有憂而喜乎句。設難詰問也。註又

者也夫。恃亂則禍歸。○因音扶。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瀝於角反。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傳二年。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許謁反。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見賢遍反。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

增註

校本

左專

卷十一

十四

分明 魏禧曰公喜進退此追論林父而後可知也不覺其平日為不可殺也見于色曰莫余毒也疏孔安國孝經傳已不覺其出于口寫曰進見於君則必出憂危後一段驚喜竭其忠貞之節以儻倖之情活活如見

侗巷曰此云蕭潰而替否以補主過一下文有遂傳於蕭明說此則以忠為日蕭潰等語蓋首提進以自補過為退其綱而下詳叙其事耳 申公以下乃文法當如是顧炎武補叙前事也或以乃疑首蕭潰二字為蕭潰為行者非也衍拘甚 息軒曰傳疏亦誤矣禮記鄭著也兵士著於蕭城注續新綿也謂生之堞 暖也舊說河魚腹焦循曰麥鞠鞠窮象六字句一說河魚濕醫書無載蓋叔展絕句猶云如為河取於聲音假借非取魚是本疏義見下

義於藥性叔展曰有按麥鞠作酒之物麥鞠半麥者蠶也鞠鞠窮即川芎也者曲也欲其隱蠶而疏水厄似河中之局曲也無社曰無者魚久在水內則生言無處藏也非不解腹疾一說河魚之也叔展曰有山鞠窮腐自內及外故腹半鞠窮言曲躬謂其疾似之林注將有宜藏匿曲處於山中河魚腹病奈何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己者叔展自謂也山中無處可藏也亦若汝也此與哀十非不解也叔展乃曰三年若登首山以河魚腹疾奈何謂山呼曰庚癸乎相似中無處藏可曲處於水也無社於是曰且疏原穀杜謙以鳥智井云云麥鞠鞠窮雜人則不知誰之喻其屈身藏匿山河子也先軫或林原喻匿處而度其辭於軫此蓋先軫之後藥疾之中本非言藥此時趙氏有原同言疾社注大謬姜維益分原邑而共食母送維當歸維報書之也

增註

校本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

展曰有麥鞠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鞠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起弓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日且於智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丸反廢井也字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林云井無水也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經直結反已音紀舊音以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

左傳

卷十一

十五

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救之者救口衛也
婦借藥名以喻正与此同詩鄭風贈之
以勺藥疏云贈勺藥以為信約勺藥與
約同声故假借亦非取藥性也 何巷
曰若為茅經上無曰字何以見其為叔
展之言味前後語勢只是無社之言言
智井非一難可辨識吾欲為茅經以表
吾所匿吾亦當哭以應子語意只若此
元粹案此與中井說同而更深切可從
但臨井而哭作臨井而號則吾亦之亦
字更妙中井云號叫呼也叔展號之也
與上文哭字自別安井諸家非中井却
非
顧炎武曰邵氏曰清宋伐陳討貳也救
丘晉與宋衛盟既而蕭恤病也背盟之
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罪惟宋可免也華
盟而不救宋故曰唯椒之罪即承群僞
宋可免晉衛也 之言也
息軒曰先穀有罪矣而言歸罪者邲之

陳楚故於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
而以死謝謝音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約於妙反又如字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 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
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貳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
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役趙同趙括魏錡趙毋亦皆有罪今不
罪四人而獨殺先穀故傳云歸罪只下
一歸字晉刑之頗自見妙矣 履軒曰
惡之來猶言禍之至是甚晉刑又尤殺
也已取謂由我速之罪故云爾
也非滅族而後為惡按此謂晉人尋去
鳳山曰思患也見至冬清丘盟載之
呂氏春秋安死篇高言也此尋即繹求
注案此說可從餘中意也非重溫
井說是矣 王念孫所歸謂歸罪其謀
曰尤當也襄十四年臣以說於晉也
左傳晉禦其上戒尤任其罪也
其下呂氏春秋離俗大國宋也衛所以
篇豈尤責也哉高杜得罪由我禦宋一
注竝曰尤當也大國說尤字絕句大國
之討謂晉討衛之救謂晉未云我不引
也言我楚掌衛國之罪自殺是尤晉也
政而當晉之討不得曹文公卒子宣公
委罪於他人也十二 盧立
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鄭叛晉即楚宣晉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
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清丘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說如字罪我之由
我則為政而尤大國之討將以誰任尤禦也謂禦宋
討陳也○我則死之為明年殺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皆盟于大國罪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

增註

校本

三傳

卷六

十一

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景自將以伐之也死之是其證也杜訓故書晉侯

尤為禦以充大國之討為禦宋討陳皆失之

惠棟曰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室祿也謂祿其子讓父位周書有一室之祿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注謂以女妻之非是世本曰莊叔達生

得間叔穀穀生成叔

生昭叔起起生文叔

罔罔生惺其子謂得

問叔穀也一說馬宗璣曰據孔惺鼎銘成勞謂孔達佐衛成公復國之勞注非又一說蘭園曰據注上復讀扶又反非也二復字皆如字復室其子猶曰復其室於其子室指家室財物俱存參

何卷曰學者多解是

傳為懼而使代非是

鄭人懼明承上文是晉

一事使子張代子良又是一事其在鄭伯如楚之前者紀事之序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傳文自明豈以懼晉故乎息軒曰晉故之

故事也

何巷曰世儒皆以惡

宋為惡於宋迂邈宋

之惡申舟不待平言

傳惟言申舟以有扶

宋公僕之怨故畏惡

宋也鄭昭宋驥乃惡

宋而醜詆之之辭

息軒曰過他國當借

道今過我而不借道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以殺告故免于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

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諸殺大夫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

之功故以女妻之復扶又反使復其位襲父夏晉侯伐鄭

為邲故也晉敗於邲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

閱車馬蒐所留反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

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

於楚子張穆公孫行音杭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楚子使申舟聘

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

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驥昭

也馮皮水反惡去聲勅勅反○鄭昭宋驥昭

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鄙為輕賤反失之縫衣也 及者追

孔廣森曰據目覽投而及之也

也此傳文未備杜遂疏樂謂樂居高位

以投為振壹若拂袖也懷思也謂思高

之義誤矣案目覽見位於魯也思高位

下欄 蘭園曰莊子必貪貪必計謀他

漁父被髮投袂釋文人既謀去他人他

引李注云投揮也後人亦謀去己

漢皇甫嵩朱儁傳論言魯國風土可樂

贊斯誠葉公投袂之幾注投袂奮袂也

言其怒也是杜注有傲若方裁袂而投

履軒曰下文接以劍及於寢門之外

則知室皇與寢門異免免罪也聘使卿

矣蓋是內門之名耳往也朝君自親朝

陸榮曰言魯樂言也於是前者皆主

魯國風土可樂也正人之事也

義非 劉炫曰莊二加貨加增於常也

十二年庭實旅百杜此庭實亦主人所

云諸侯朝玉陳幣幣陳也詳傳廿三年

之象則此聘而獻物劉炫以為實所獻

亦實百品於庭非謂劉云此勸君行聘

主人也容貌采章謂不宜言主之禮備

起投板也履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及於

寢門之外車及於蒲咎之市秋九月楚子圍

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

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曰

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懷必貪貪

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

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於是庭實

旅百主人亦設藟豆百朝而獻功獻其治國

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

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言責

解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

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

國故稱氏子爵也秦人伐晉無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

文倒札字○札側秋螽無仲孫蔑會齊高固

于無婁無傳無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六

自相偶庭實采章皆稅私田之十一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所謂加貨也言於彼蓋一夫百畝以十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賦歸公今又履其薦此加貨者乃所以餘畝稅之更十取謀免於誅也既不免一耳履畝穀梁傳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文也

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

小疎 阮元曰潞氏注宋來足利本無

下潞字案正義引注云杜言氏國故稱

氏足證潞字為衍文 劉歆曰蟪蛄蚍蜉

子董仲舒曰蝗子 侗菴曰不及馬腹

或解為不能及或解為不使及蓋鞭能

及馬腹故多從後解 按漢書引此無高

者然文勢不順与下 下在心一句林註

雖晉之強能遠天乎 事之高下在此心

句不相應當從前解 能度時制宜

惟於理非所當擊以 附注較大沃也一

事勢論便是不能及 曰沃之水布着山

也 息軒曰雖鞭之 數二物存之

長揄晉之疆不及馬 天道之於物不容

腹言力有防不及喻 使之完美也

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 冬蜃生生遇寒而

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饑風雨不和

死故不成蠶○蠶悅饑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伯宗晉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言非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納汗受汗濁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瑾瑜匿瑕匿亦藏也

質亦或居藏瑕穢羊朱反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

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待之待楚

不可遠天与楚爭也 服虔曰高下猶

曲申也 王照曰物本無高下意為高

則高意為下則下耳案增島從此亦通

陸榮曰藪大澤也 一曰澤之水布着

杜云山之有林藪蓋誤孔云近山近澤

皆得稱山矣也 惠棟曰淮南子云老

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 馬宗

璉曰時晉將圖赤狄故休其兵力而不

救宋託言楚強以止之觀伯宗之謀伐

潞可證 劉向曰解林誌楚子凡三強

揚霍人字子虎後世 解揚使反其言

言霍虎 服虔曰樓

車所以窺望敵軍兵 非我許賂而失信

法所謂雲梯也 不報汝則自棄其

息軒曰承奉也 信也人君能制作

蘭蘭曰言君之賂臣 命令是義也

及其言我不知其以 以臣之信載君之

為命我知我君命之 義而行之是為國

為命今既受我君命 家無疆之利楚子

以出豈以死廢墜乎 行賂是不知制命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

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及其

言反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

人而告之樓車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

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

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欲為義者 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

不行兩信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廢隊也又

增注

校水

左傳

卷十一

十一

與上文信無二命應之義也為臣而不
林注以不知命為不辱君命以死是能
知制命之義非也 享其天祿也成
字鼎曰死字屬上句 其君命也死則死
獲考死即上文死而耳復何求焉按林
成命者也 元粹案註死一字句恐非
武億亦以死字為句 猶言一死之外又
而考死連讀如書洪求何事也
絕所云考終命者亦 孫鑛云轉折俱有
通 叙多四字句遂
覺方而不流動
按孫子鄉間因其
鄉人而用之內間
因其官人而用之

傳遜曰杜以兵法曲 注守將典守其事
解非也案中井增島 之將傳云謁者舍
皆從之說詳辨誤 人皆秦漢之官名
何述公羊注析破骸或以易子析骸為
人骨也 履軒曰析古語然觀哀八年
伐也橫斷之亦曰析 景伯語則為實事

不必堅破之

公羊傳變作炊 補正乘其不備劫
之與盟也疏牀上
顧炎武曰邵氏曰子 之盟私盟也盟曰
反何為而懼懼華元 是兩國平後共盟
之脅也盟豈得已哉 而楚人為此辭耳
謂懼之一言則華元 非私盟之辭
之情狀可見矣論者

謂其輕見情實殆非 知華元者 齊召
南曰左氏載曹劇無劫盟之事而公羊
言手劔而從左氏載 華元類刺客之為
而公羊言乘理出見 其不同如此 馮
李驊曰與之盟而告 王赴筆叙去單留
盟詞重寫作通篇結 局又一妙法正義
說大拘不可從存 案正義說本服虔
說在下欄

馬宗璣曰尚書鄭注 林注言何補於事
才德過千人為後 按詩式微及旌丘
序言狄人迫逐蔡

惠棟曰上云鄆寄為 侯黎侯寓于衛疑

增註

校本

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

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

宋在宋積九月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未服宋而去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

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

蓋用此術得以自通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爨炊也○所思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斃戶皆反去我三十里唯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

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不備楚盟 潞子嬰竟之夫人晉

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

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

有三僇才僇絕異也言有才藝不如待後之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

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政而殺之此云度者此時事下文云立古以唐為殺也例詳黎侯而遷是也此補注 侗菴曰茂德二詩則在衛風諸儒多解為勉其德附注其命謂天命茂固有勉威二義但也不以茂德解為不用史記紂智足以拒茂威之德似安且與諫飾是非之端於上僂才字相應 宇人臣以能高天下鼎曰茲益也與滋通以声以為皆出已陸祭曰申固其命之下 文者物象謂重固其天命耳豈之本字者孳乳而謂政令乎 又曰由生故文謂之字也從也猶行也 說文按正字之反即為正字作正之作齊之字說文之篆作召南曰說文亦祇漢五乃及正字徐鉉時篆體不與古文符曰尚書惟正之供合故文字二首六身及正不供故曰之漫無似虛惟此傳反 周礼大射共三乏正為之及止戈為武 皮為之以避矢通二文相治未變也 志正乃射侯正以

三也仲章略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晉市志反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僂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日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及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及正為之文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起鄆舒奔衛衛

惠棟曰注云廣平曲受矢之以避矢是梁縣迥遠非也劉昭相反也一說之可案上黨記曰潞濁漳之誤耳亦殄及避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箭短牆也說文不父伐由梁在城西十見也卒終也後終里今名石梁 蘭園曰隱五年傳晉將略地注云略總攝巡行之名中并云此略亦巡封疆也非取也 齊召南曰杜注於地理考校極精此維非河南伊維之維亦非秦之力人也此句河西涇維之維故直收上起下 注曰晉地 治謂病間之時補正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列子鄭折謂子產曰子

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蒯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捷即王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犢之妻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

增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十一

奚不時其治也謂
伺其醜時

阮元曰石經用字下
為千古孝子開兩
有而字案漢書張衡
傳注論衡死偽篇引
得為孝亦此意

傳無而字顧炎武九
經誤字云監本脫當
依石經未辨此處石
經乃朱梁補刊也

王引之曰物類也桓
六年傳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宜十二年
傳百官象物而動
昭元年傳言以知物
九年傳事有其物
晉語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韋杜注
並曰物類也言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
其謂此類也夫前六
年傳周書曰殪戎
殷此類之謂也十二
年傳史佚所謂母
活乱者謂是類也皆
其證息軒曰據
下文所說庸庸謂能
用用人者斷章取
義不獨詩也

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

也充禦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墮陟爾用先人之

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

室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子曰吾獲

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

侯將殺林父職叔向父曰

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

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

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

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施式政及率

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

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魄為成八年晉殺

趙同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

十畝借民力而以豐財也冬稼生饑幸之也

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夏成

侗巷曰載始也詩作
宋本載作哉詩文
哉古字通用書哉生
王篇文王載周道
魄等語為明證言敷
而行之

大利以賜天下故能
創始鴻業杜載行周
道之解頰迂至耶十
年再引此詩又解為
行之周偏益謬集傳

陳猶敷也哉語辭今
心之精爽云云昭
聞不已是以上帝敷
錫于周似亦未妥

二年天奪之鑿
趙汭曰蠃未成蠱故
藉田借也民之田
不為災杜注未失說
穀出共公用不過

者識之過矣水鳥一
取所借之田藉秦
歲再生記異文偶與
晉反借也

下饑相連傳通饑釋
之以為幸之也注文
以為喜而書之陋

益甚矣郝敬曰蠃生
饑傳曰幸之非
也春秋書饑三皆窘
急故書傳幸之竊
所未解

增註

校木

左傳

卷十一

二十一

齊召南曰宣榭公羊服云宣揚威武謂是宣王之廟而左之意成周周之下氏不言宣王若以詩都此榭別在洛陽證之則宣王嘗於東講習武事則往就都講武車攻吉日是之歇前者無壁也也意者講軍實於是如今之廳李巡曰榭故謂之宣榭欵臺上有屋謂之榭龍洲曰請于王請命于周定王也趙訪天子太傅三公之曰傳見列國之卿猶官諸侯太傅孤卿有請命者

龍洲曰引詩此斷章取義戒懼屬諸民趙訪曰疏云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此國之不幸

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日榭謂前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宣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遠于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

鄭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撫奔晉晉人復之毛召為于偽反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欲討燕氏故出奔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也殺烝烝并也

武子私問其故問之武士會諡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享則半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折俎即殺烝矣謂折烝可食是示惠也

書災多矣唯此言火

耳程氏頤曰天火木人失火而害故得凡人火皆天所為也指火體而謂之火唯雷火災物者開有天火自然而起不之而不可以常理論能本其火體故言左氏分火為人災為其所害為災天未當郝敬曰焚即是災何分天人傳非也

阮元曰宋本武子作案武子上或有季武季元粹案通考字依注則有者為杜注例傳作武子嘗是林注李氏句而云武子士會諡而季汝也殺切肉也公其字三字為衍宋本侯來朝王禮之有是也履軒曰體謂享有宴享有體薦手足也物雖半解而薦其半體謂之房手足完而不折故曰烝不食故不解折體薦也注失字義是示儉也宴有殺折俎即殺烝矣謂折烝可食是示惠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二十

體之俎也。注示若卿來聘雖為設
儉示慈惠皆附會當享其禮用宴士會
削馮亭驛曰士會卿也故享之用宴
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程大昌云折當
禮意在言表正以不音言破碎也
說破鳥佳

許昭公卒靈公立
蔡文公卒子景公
固立
林注同盟至新城
而再見斷道之後
不曰同盟者寡矣
或云魯衛曹邾皆
隣時宋與楚平若
以宋為導東侵則
四國實為門戶而
唇齒相依斷道之
正義沈氏引穀梁傳
盟不可已也
云魯行父魯晉卻克
穀梁云晉卻克敗
跋衛孫良夫抄曹公
衛孫良夫跋婦人
子首偃故婦人笑之
乃頃公之母蕭同

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
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

再與文同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
錫星歷反

月四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

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

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又音短秋公至

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傳例日公

母弟許乙反許乙反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

是以知卻克跋也
彭士望曰公穀俱極
力描寫此只一登字
妙想是古本杜用
畫出跋神不覺失笑
之案所不與舅氏
碎頤煊曰國語齊
同心者所不與崔
誦衛人出廬於曹
韋慶者所不殺子
注廬寄也釋名秋
宮所不嗣事于齊
者室寄止曰廬周
禮野予所否者此
類皆廬氏鄭注廬
賓客行用所者二
字此無道所舍謂
獻子先歸者字宋
云所替齊使藥京
寄止客舍以也天
室云不得齊待命
于齊息軒曰事謂
卻克使微會使者
既歸介無獨留齊
侯依違不明答之
禮況卻克怒齊侯
卻克方怒婦人笑
無禮必不使介受
齊先歸謀伐之故
留禮待俟秋廬為
寄止其介必得齊
之答逆旅是也命
謂齊罪也亦通不
許請者時武子為
政故也執齊使者
武子將老不出聽
政故也

叔子沈氏引穀梁
云卻克跋孫良夫

之案所不與舅氏

碎頤煊曰國語齊

同心者所不與崔

誦衛人出廬於曹

韋慶者所不殺子

注廬寄也釋名秋

宮所不嗣事于齊

者室寄止曰廬周

禮野予所否者此

類皆廬氏鄭注廬

賓客行用所者二

道齊頃公唯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

房跋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藥京廬待

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樂京廬卻克

之罪乃復命音聞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

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齊

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

斂孟高固逃歸音聞卻克怒故斂音權夏會于斷

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增註

校本

宣十七年

卷十一

三十三

陸祭曰不逮與下舉
 言意不屬當有關文
 存考 案朱申云齊林注今則皆言晉
 侯左右之人必有沮之辭臣待人不信
 止其謀者林云四子或云此段有脫舉
 之左右或沮止其行言上添今諸侯上
 今平心讀之上文云添故看
 齊君恐云云而兼之朱注寧會晉而就
 曰左右或沮之是從死焉今又從而執
 齊侯立言下文云君之是齊侯左右沮
 不出必執吾使是不止者其言實矣久
 似四子左右之言朱久執也陸云三子
 說是也 又案成其被執齊人必有悔
 悔校本引陸祭是也遣使來之心或將
 顧炎武亦從之正義晉是成其悔也
 有謬解不可從

于温執三子不書非卿苗賁皇使見晏相子
 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
 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賈伏
 云反使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音代或大計及舉言
 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齊君恐不得
 禮不見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止
 也○沮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
 在呂反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人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

四子之人未知孰
 當杜意或云若使
 惠士奇曰晉米嘗出君好絕吾罪重矣
 師而云晉師還者豈寧往就死上來者
 斷道討貳之師坎似謂他人下來者謂
 有闕文 息軒曰晉三子也
 欲以兵威服諸侯故以類者謂止於一
 帥師以會高固知之事也君子怒無道
 及斂孟逃歸上傳云而討之喜有道而
 討貳也此云晉師歸福之皆為已亂也
 上下相顧為文明斷道討貳之師還也
 非有闕文 蘭園曰喜怒不以類為易
 者也如喜於不可喜怒於不可怒是也
 杜云易遷怒也偏以怒言非也 又曰
 朱子詩傳云社猶喜也傳引詩以證上
 文喜怒以類下文君卻子之怒齊雖云
 子之喜怒已亂狀此人情其意或者欲
 詩之言則社字義當已禍亂於齊乎非
 從朱傳杜從毛詩為能已其禍亂者則
 福則詩唯有怒字是必反從而增益之

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
 反者高固謂得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
 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
 更受范復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
 為范武子文子士會之子變易者實多怒也詩曰
 者鮮其名○變素協反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曰君子如社亂庶遄已
 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社福也○遄市專反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五

上文易者所以偏以方言云，豕解也。豕解也，案中并說亦劉云再言凡者前與增島同。

郝敬曰傳例非也案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秋例母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見于經者二十六弟是重母輕父也。父而傳之所發者六死，亦稱公子，則是條而已。無是例也。

薛李宜曰：戎者殺異莊王卒子共王審國之君也。邾力足以立，凡葬從彼臣子加邾而屢無道於邾之辭，皆曰公若書則魯以疆大加邾，蓋楚葬當從彼所稱云葬楚王故不書也。查夷卒不書楚也。

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邾子從政，快志以兩

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

政。冬，公弟叔肝卒。公母弟也。凡犬子之母弟

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為尊。凡稱弟皆母弟

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例曰：我邾大夫就郕殺郕子。○戕，在良反。又在精反。○才，陵反。甲戌，楚子旅卒。

朱同盟而赴以名，兵楚之葬，借而不典，公孫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公孫

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

自晉，至塗，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音生，又勅貞及案後音是依二傳文。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緡，才陵反。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

亦似之常，猶例事可善，故特書之。雖特書略之也。紀文，笙本作擣，亦作打。

履軒曰：歸父不書族者，承上文也。

惠棟曰：唐石經云，自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皆脫內字。阮元曰：案周禮大司馬，弑試也。臣下伺候之職，正義李義魏都開隙，試犯其君也。賦注引傳並有內字，戕殘也。外人卒暴，顧炎武云：唐上多內而來害之也，皆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二十一

字誤也。履軒曰：注也，所以別內外之。解弒戕之義，皆鑿不名耳。漸恐故誤。唯可從夫，非一朝一夕。叙例亦作漸。者，文言本弒逆者之心，而論焉耳。豈字義乎哉。

履軒曰：襄仲殺子惡，即失齊之援矣。不當帶晉楚說。息軒曰：失大援，專指齊言。故季孫云：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未嘗一言及晉楚之事也。蓋季孫知婦父與公欲去三桓之謀，而憚公然言之，而當時公欲乞楚師以伐齊，則齊之病魯甚矣。故欲以婦父故，宣叔始之。失齊援為名，以逐婦父也。杜注非矣。

焦循曰：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為位也。釋文亦音善，皆讀壇為壇也。金滕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為壇，封土為壇。字自別，而壇音近。得相通借。息軒曰：封土非急遽之時所。能辨，故此傳及曲禮。皆讀壇為壇也。履軒曰：復命於介，傳所。受於晉，辭命于介也。蓋壇上成禮如復命。于其君者也。故下文曰：既復命，祖括髮也。

增註

校本

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之役。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適丁歷反。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

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之。遂逐東門氏。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既復命，祖括髮。去使介及命於君。○壇音善。既復命，祖括髮。以麻，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一

校本

卷十一

三十一

若介之反命自在其後 龍洲曰祖祖左也謂去襲露祖也凡云祖皆同惟云祖禘則肉祖耳 趙涉曰大夫還不書此為遂出奔言故不称族者因上文如晉傳善之杜非常皆非是与昭十二年公子怒異者大夫從公行不書則不得言還也

○傳十二年勦民 勦初交反徐子小反 陸祭曰徐音是初交反者勦說之勦也字同而義則異矣 ○注旌識識申志反又音志 陸祭曰音志是申志反非也漢書劉向傳不可不識顏師古音式志反誤與此同

陸祭曰注言成無疆之業者蓋言莫疆乎武王之業也疆其良反 ○楚重注重輜重也 重直勇反又直用反注上重字同重也直用反 陸祭

增註

宣經十二年傲

古堯反 ○今本傲

成陳

直觀反

背盟

蒲對反 下注同

傳俾

徐扶反

倪

五計反

故為

于偽反

達

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達

肉

祖

徒旱反

所祐

音又

俘

芳夫反

海濱

音賓

前好

同

厲宜

鄭桓公友周厲王之弟

桓武

鄭武公名滑之子

不

徐軫反

要福

於遙反

泯

徐軫反

將中

子匠反下及注並同下沈尹將將左將右皆放此

先穀

尸木反本又作穀音同

焉用

於虔反

釁

許靳反服云間也

而卒

子忽

反注

乘

繩證反

奸

音于

挾轅

一音古

幡

芳元反

反

勁

吉政反

別也

彼列反

等差

初佳反又初宜反

攻昧

音妹侮亡

亡

左相

息亮反

者昧也

徐其夷反老也注及下同

無疆

居良反

軍

帥

所類反下及注有帥元帥三帥同

否臧

子郎反

故應

應對壅反本

左傳

卷十一

二十七

曰三重字一義並音直用反。○號申
秘。號徐戶到反一音戶刀反呼也。
陸祭曰凡號呼之號戶刀反號令號召
之號戶到反此號申叔當從戶刀反為
是襄十九年號之同。

又作雍。大咎其力反。令鄭力呈反。鄭延音延。沈尹音審。審嬖必計反徐

甫詣反。字南鄉本又作嚮。管古緩反。蔡陽管城管叔所封也。本或作管。古顏

也。非使如所吏反。驟仕救反。紂直力反。冒莫報反。縷力主反。箴

章金匱其位反。要也一遙反。一卒子忽反。五乘繩證反

復以扶又反。下不復逐同。序當其次一本作序當其夜。○今本亦同。少宰詩照

帥所類反。摩近附近之。示間音閑。從者才用反。下從者同。請使所

反。及熒戶局反。○今本榮。於鮮音仙。二感胡暗反。○今本憾。能好

呼報反。喪師息浪反。警音景。徹去起呂反。帥將一音子。七

處呂慮反。為乘繩證反。下三十乘元戎十乘并注皆同。楚王更音庚。迭直結

反。半奔子忽反。下及注同。掬九六反。右拒本亦作矩。四十乘繩證反。下

從之乘并。華似醉反。脫肩徐公反。不帆本又作吧。普霸反。差輕

初賣尺證反。二十乘繩證反。老稱尺證反。廚武直誅反。擢直角反。陂

彼宜將不子匠反。重也直用反。君盍戶臘反。韜也他刀反。鋪

時普吳反。徐音敷。繹音亦。屢豐力注反。注同。屢數所角反。下數致同。暴骨

本或曝。懲直升反。慝他得反。毋怙音無。濮音卜。國相息亮反。下熊相同

不競其敬反。宜僚了彫反。言說音悅。司馬卯馬鮑反。以禦魚

反。下不解音蟹。下同。智井字林一。拯拯救之。乃應應對

無守手又反。宋為于偽反。陳共音恭。舊好呼報反。欲背音佩

年經注同。經十三年傳累及。使人所吏反。而亢苦浪反。禦

阮元曰。盧文弨云。皮字定譌。以形聲求之。或是袁字。案皮字不譌。集韻。玉支有智字。智讀如恭。音之轉也。

○傳十三年。我說注。以說。我說如字。又音悅。以說音悅。又如字。陸祭曰。二

增註

說字一也互音祗為煩復

陸祭曰傳二十四年聲音鹿工反是也

○室皇 室直結反 陸祭曰案疏云室皇與莊十九年經皇義同宜如彼音田結反

也 **經十四年傳以妻** 七計反 **為邲** 于偽反 **閱惡宋** 音一

烏洛 **聾** 力工反 **殺女** 音汝 **見犀** 賢遍反 **袂** 面世反 **袖** 徐又反 **屨**

九具 **室皇** 門闕反 **賄** 呼罪反 **公說** 音悅 **經十五年潞** 音路 **別種**

章勇 **王札子** 徐側乙反 **倒札** 丁老反 **螽** 音終 **稅** 始銳反 **復十** 扶又反

反 **傳度時** 待洛反 **藪** 素口反 **匿瑕** 女力反 **含圻** 古口反本或作詭徐

云亦 **為說** 于偽反 **解揚** 音蟹 **無降** 戶江反 **櫓** 音魯 **女則** 音汝下注

而女 **廢隊** 直類反 **其守** 手又反 **將** 子匠反 **利道** 音導 **骸** 本又作骨

公羊傳作骸何夔七亂斃婢世 **豐** 芳忠反 **潞相** 息亮反

者酒 市志反 **黎** 禮兮反 **顛** 苦果反 **復立** 扶又反 **維** 音洛 **嬖** 必計反

必以徇 似俊反本或作必以 **其治** 直吏反下 **以亢**

苦浪 **以瓜** 古華反 **衍** 以善反 **吾喪** 息浪反 **叔向** 香丈反 **也夫**

音 **俘** 芳夫反 **不敬** 一本本作而敬 **魄** 音白反 **經十六年留吁** 于况

反 **別種** 音勇反 **又并** 必政反 **宣謝** 本又作謝音同

傳鐸辰 待洛反 **黻** 音弗 **將中** 子匠反 **大傳** 音泰 **也夫** 音扶 **兢**

兢 居陵反本 **諺** 音彥 **之難** 乃且反 **復亂** 扶又反 **殺** 戶交反

烝 之承反 **經十七年傳跋而** 波可反 **不復** 扶又反 **欒京**

廬 一音力 **孟** 音干 **卷楚** 一音居 **汲汲** 音急 **君好** 呼報反 **為**

是 于偽反 **犯難** 乃且反 **將焉** 於虔反 **不拘** 九于反 **復為** 扶又反

者鮮 息淺反 **如祉** 音恥 **鳩乎** 本又作豕注同 **鳩解** 音解

音蟹 此訓見方言 **嘉好** 呼報反 **經十八年子臧** 子臧反 **僭而**

○十六年折俎 折之設反 陸祭曰程大昌曰折當音舌言破碎也其義良是

息軒曰身石經作鳩非

增註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一

陸榮曰解下買反

子念以徵如字明也本又作懲直魯竟也音境○
反什反止也○今本亦懲魯竟也音境○
外傳為質音致解緩佳賣反日弑音試注同弑字從式殺字從及他皆放此
以別彼列反一朝如卒暴反寸忽大援于春反也夫音請扶
為于偽反介音祖音但括髮反古活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二

成公起元年盡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

君宜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作

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六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我馬四匹牛十二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一

崔應櫓曰作丘甲杜謂使邱出甸賦此必不然顧寧人云周制丘出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是增三之一也說似可通何休公羊傳注以為使丘民作鎧非矣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為也則亦以甲為鎧而使一丘之民盡為造鎧甲之函人矣有是理乎履軒曰丘甲之制疏丘甲此註多是今不可考矣杜引周禮司馬法文然以周禮司馬法為丘出甸禮冠之者言此是賦四倍於舊制者是周之禮耳不言周唯就經文丘字橫作禮有此文也甸即說耳其實無明徵難乘也車一乘甸所

從且經曰丘甲而不
自丘乘尤不見甸賦
之意 郝敬曰作丘
甲傳不詳其法若使
丘明作傳此類自當
了然

十八人今出一甲
廿五人故曰丘甲
戎既與周平無備
要其無備將遂往
伐其國也

伺菴曰微要邊也伏
兵以要遮戎歸路欲
乘其無備伐而取之
杜解為要其無備未
盡南冥云言出兵要
戎還將又伐其邑是
折塞歸路伐戎邑為
二事更迂僻
又曰注徐吾氏茅戎
之別世儒謂提其綱

則為茅戎所敗其
實則為徐吾氏所敗
亦不然徐吾氏只是
為茅戎所敗之地也

蘭園曰丹鉛續錄繕
完於義為重複是諱
所謂一個孤僧獨自
歸也古人修辭體要
若此乎完恐字字之
誤此說本李泂刊誤
高士奇天祿識餘亦
從此說按繕謂甲兵
完謂城郭隱元年傳
大叔完聚繕甲兵是
其明證安得為復乎
杜云治完城郭非是
李氏以為字之誤猶
是被杜誤者且為繕
字則唯是修繕屋何
于是始

增註

校本

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

于赤棘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亡交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

瑒嘉平戎于王

瑒嘉平戎于王

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背盟不祥欺大國

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來告敗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

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救之是齊楚同我也

乃可以逞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

卷十一

十一

為具備 息軒曰 逞書魯四卿是各自快也 凡得心所欲曰為帥也 自文之季逞言有備可得以破年而無使介至是敵矣 而無將佐魯三家

郝敬曰 四月丙戌云之勢成矣

云傳謂衛伐齊非也

新築衛地也 衛師未出境與齊戰何為伐

齊蓋齊侵魯乘勝伐齊桓召陵退而盟衛戰于衛地也不書禮楚也 卻克袁婁

齊伐者蒙上伐我之進而盟壓齊也 公文戰于新築則齊師甚

過魯入衛境矣 釋例土地名 鞏與

馬宗蓮曰 張華博物志 鞏與闕不知

誌曰 臨淄縣西有袁 宋文公卒子共公

妻 固立 衛穆公卒

息軒曰 不貶嬰齊 即

所以貶晉侯也 晉為

霸主 魯衛皆其屬國 禮卿不會公侯人

子定公臧立

禮卿不會公侯人

禮卿不會公侯人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 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 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宜

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 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 鞏齊地 郟去逆反

安 鞏音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

盟于袁婁 穀梁曰鞏去齊五百 八月壬午宋

公鮑卒 未同盟而赴以 庚寅衛侯速卒 宜十

盟于斷道據傳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 庚寅九月七日 取不以奸得故不

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 十有

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

許蔡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齊在

非卿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 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龍魯邑在泰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 膊磔也 齊侯親鼓士陵

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取龍侵巢丘不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楚侵衛遂侵魯而晉則貶之而稱人

畏其眾不敢出師以百屈完以來楚大

援之使屬國之君重夫皆無氏族而書

賂納質以與魯大公子自嬰齊始

夫盟罪皆在晉故書傳為置盟發而兼

嬰齊以貶晉注非 為楚臣示例也 畏

龍洲曰賈逵以盧蒲晉竊盟故曰置盟

就魁為嬖人名按盧言此盟終不固是

漏復姓齊人有盧蒲賈之道也 一說

矣盧蒲嬰皆姜姓桓窮之不得已而盟

公之後也 焦循曰盧蒲復姓出自桓

漢書孝景中元二年公就魁其名

改磔曰棄市勿復磔 勝去衣磔之也 方

師古曰磔謂張其尸言云曝也

也廣雅磔張也 蘭林注親鼓士絕句

國曰考文理鼓士連依卻克傷失下疏

讀似優蓋齊侯自鼓則鼓字為句

戰士而戰士乃陵城 林注衛使四子侵

攻之也存參 賈逵齊未至齊境故言

曰殺盧蒲就魁不與將侵齊或云將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

齊盟以亡其邑故諱行

不書耳。侗菴曰：遇其二句言遇敵性
既如此，是無辭於君也。城濮之役，救而
棄之，謂諸侯何？注言將為諸侯所怪，是
謂何在彼，此注無以答君，是謂何在，我
二義不同，而注為勝，但答字似遇君，詰
責而不能答，不免少。左繡夏五，經闕文
差，此推言其無辭，豈夏有傳闕文郭公
問其詰責與不哉？經訛字，閏月傳訛
又曰：良夫憤軍敗，欲字林注，我此句於
力戰當敵，故成子止此，禦也。孫子乃止
之，少須只是制其勇，疏上子指斥孫子
往，蓋無他智計，而悍其言，並告諸將，言
然進戰，必至士衆死，皆不對者，孫子寧
盡今解為須救，大失相向，會皆不對也
語氣。又曰：且告句，下子乃專與孫子
考義，雖題各有說，皆言此段疑有關文
非是。爾時新築人來守邑，大夫呼為某
救成子，以此事大告人，如孔子父鄭邑
令軍中使齊師聞之，大夫傳稱鄭人乾

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
息亮反向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

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日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子以

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衆新

人救孫桓子故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

居六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于奚中新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

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繁纓以朝

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仲尼聞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

動不失信則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義以生利則其宜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

故齊師俱止而不退是也

此亦處變之權道猶四周一作四面周

之王元等乘高鼓譟禮注云四面象宮

大呼蜀拔兵百萬至聖四面有牆

恐動漢軍以脫魄駟軒縣三面其形曲

於危也杜注雖簡意鄭玄云樊讀如擊

蓋如此帶之繫謂金馬大

正義大夫判縣士特帶也纓金馬鞅也

皆以五彩屬飾之

息軒曰有是名則有禮藏於車服之中

是位有是位則有是也平成也每事有

職有是職則有是事利所以成就下民

事順名而出民信之也按自假至與自

是名以出信也與至見奪晉六卿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四

顧炎武曰先大夫謂原軫儻變技之輩王念孫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按不中猶不堪也文曰克於先大夫無疏本作無能非也能為役亦言克之才故居家必備云但迴不及先大夫之敏談以不可用為不捷非不敬之謂也中用自晉時杜預阮元曰石經宋本淳已有此語今本作熙本岳本尼利本作無能似後改之佐上軍案四年傳尚將上軍一作佐誤云士燮佐上軍至十也疏宜十七年士三年傳始云士燮將會諸老卻克將中上軍此不得為將明軍當是荀首佐中矣息軒曰下文士燮荀庚將上軍故變對晉侯曰庚所命今士燮伐荀庚將也克之制也注云荀上軍也卻子庶為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救來本情及使速

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宜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衛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為之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欒書將下軍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宜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厥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

文子上軍佐代行故以徇亦已亦同意稱帥以讓則此注代荀庚亦謂代行杜既言代行則其所據本作將上軍若作佐士按平日明朝也見受本職杜何言代也於上蓋荀庚不出士燮攝紂憾報伐也請於將以行故言將耳阮大國代祈寬也說未是彭士望曰克鑿邲戰不和而敗故力求和以期必勝息軒曰徇本或作徇非下文以徇齊壘同馬宗璉曰史記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息軒曰興師役師戰士也晉有輿尉掌輜重次舍之事存參林雲銘曰言無使衆兵逗遛不前致機所請倅願煊曰注築擔也案廣雅釋詁傳云築礮通用大擔舉也史記王翦列石礮而碎之以投傳方投石超距漢書入也一說與探掘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同舉也

莘齊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築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而載所獲者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五

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賈音古

奮兵法飛石重十二附注剪齊斷也

斤為機發行二百步按剪滅擄滅也莊

廷壽有力能以手投子皆滅一作擄滅

之高固亦手舉石以使物齊整妍澣也

投人故以為勇築古此而下或有後字

通作揭字其音義並非不被甲恃勇輕

同蘭園曰本根也敵且欲易進也

按山海經其本如桔疏雖天子諸侯自

梗晏子春秋為蘭本將兵者亦親旗鼓

之美呂氏春秋本傷以命衆也

於下皆謂根為本也

桑本謂桑之有根者

杜但以桑樹解疎矣

又按張衡思文賦有

桑末字末謂枝也與

桑本可作對息軒釈文汗汗穢之汗

曰桑本難拔今擊之

者亦標有力義與衆苟有險地必下助

石同林雲銘曰既推之恐車敗也

左傳

卷十一

五

以桑樹擊車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

而走欲自異勇有餘

之欲賈矣西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邴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

剪滅此而朝食媿且也剪盡也不介

馬而馳之也介甲邴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

鼓音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

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

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

不敢息○折之設及殷於閑反又於屨反汗

音鳥又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一故反

獲晉人即乘其車而還縛桑根於車上以示異猶獲物者擄標也徇行示也言我用勇之後向剽有未盡之勇可賞與人呀

以鼓士氣且明晉師易與也陸彙曰剪齊斷也猶剪商之剪徐錯説文繫傳引此文作擄據三倉云擄猶弱也玉篇云擄

拔除也今作剪滅蓋古字通借林雲銘曰未絕鼓音四字直貫到下文問答語畢蓋一面口中說話一面手中打鼓氣力

雖微音猶未斷也不然鼓音絕則三軍皆止而不進勝敗間不容髮侯語畢再鼓豈能及乎作者傳神在此不可錯看伺

卷曰矢貫句林注解張凡中兩手世儒從之解為矢貫余手與肘覺說得索然無味此言矢中手之表而出其裏以至肘言

其透甚深履軒曰然子病矣猶言雖然子則實病也是更端之語既語已之勞以勉邴克更言此以怨之也注不曉何謂

元粹察此說可從張侯既勉邴克緩亦勉之而隨又怨之張侯聞之恐邴克氣衰也故再勉之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云云

比之前言更切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句及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句語語與然子病矣句對鋒尤有力轉釋病矣下添乎字

作厲之之辭不成語杜意謂子不知我用力實因痛昏之故其說原非不可曉雖然迂而無味惠棟曰孫子引軍政曰言

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此用衆之法也荀卿一人猶一乘也即

子云將死鼓御死轡指中軍大將一人

林雲銘曰言此車釈文病字絕句附

中三人假令二人俱注連下為句是

傷矢而死止留得一國語甲冑而效死

人坐鎮旗鼓亦可以戎之政也

成軍事况但病乎援引也抱擊鼓杖

侗菴曰卻克中矢勇也解張自己弁轡

氣挫屈故解張代之代卻克鼓也

援抱以督勵士衆觀逸奔出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五

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亡推車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

病敗君之大事也擗甲執兵固即死也擗貫

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抱

擗音患

并轡二字見其為御者解張諸解云卻克激於張侯之言并轡援抱以取勝了是謬解且未必合杜肯從來御者不在他車則杜以為張侯并轡援抱也仍不得不言晉從卻克車也 焦循曰援為引謂牽持而引之抱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也 息軒曰援取也物在我旁引而取之謂之援援乎繳而射之援蹇而彈之屬皆然若直訓引義不可通二人對立鼓樹將後左人以右手牽持右人之右手以擊在後之鼓勢所不能蓋卻克病不堪擊鼓故張侯取其桴而鼓之耳餘焦說得之 顧炎武曰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一說不附通樹花下萼也言山之秀如花萼之注于水詳見讀左筆記

元粹案且舊本作且非 錢大昕曰唐石經且作且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且庚宗之夢則云且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且而求之費是也石刻字畫分別可證俗本之譌顧寧人轉以石刻為誤慎到甚矣昭廿五年宗公夢太子欒即位于願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今本亦正字通不讀如跌誤為且唯石經不誤 因華跌而比擬之伏琛齊記引畿服經不如萼不之花帶也此山孤秀如華謝之注於水

覆軒曰齊公語無可宜二年傳曰戎昭非也杜以不知我禮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是殺敵為禮之何也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晉師從卻克車也 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不知我禮也 射其左越 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不知我禮也 射其左越 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不知我禮也 射其左越

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不知我禮也 射其左越

于車下 越隊也 射其右斃于車中 綦毋張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也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欲使立其處

韓厥俛定其右 俛俯也 右被射仆車中 逢丑父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欲為韓厥所及 丑父傷韓厥

執繫馬前 繫馬絆也 執之示脩臣僕

首奉觴加璧以進 進觴璧亦 日寡君使羣臣

侗菴曰世儒多以從為自非是從左右句

言綦毋張或左或右肘臂節也謂左右隨從厥厥皆肘之不為凶處故以肘排使居而使立於後

息軒曰手方執轡故而安隱其右之斃肘之 龍洲曰肘之者左繡此處虛歇以肘排退之也 馬疏言此者為下丑宗璉曰御覽引五經父與公易位由厥

要義國君及元季戎之俯張亦助厥定車將在中央當設御右故並不見之也者在左勇力之士執周禮士乘棧車棧

大在後丑父易位蓋轡音同孫鑣云丑居申而使公為御 父蛇傷當是壬申

息軒曰轡轡同西都夜事水經注泉水賦乘轆轤注轆轤卧筆不注山下泉水車又與棧通周禮巾也 襄廿五年鄭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棧故云士車此訓卧執繁見陳侯再拜車為長顧炎武曰稽首承飲而進獻在軍中不敢言病故此蓋軍中禮韓厥匿其病息軒曰丑父誤以丑父為齊侯傷在前背杜注是也馮云向丑父擣鬼臧琳曰據說文引是奔辟則奔兩君此傳古文左氏本作臣又辱其戎士之韓厥執馬前馮即繫職故不敢奔辟附正字今本為馮馬又注臣辱戎士四字別出繫字繫當為行與注意不會而與文言厥執齊絆馬而下文敢告不敏語前也說文糸部云絆脉相屬宜斷向下馬繫也口其足者圍敢告臣雖不敏願繞其足致馬不得行從君還丑父詐為注非是存參息軒君使公取水逸去曰屬會也戎行戎車之道也言不幸會當濟侯戎車之道馬宗璉曰鄭康成禮記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侗菴曰自今云云此言謹勿有代君任患者代君任患者人臣之大節世處希有今偶有一人能此者乃不能賞而將為戮乎言其刑賞顛倒也鉅鹿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於此不如死此言不忠不信人之醜行苟有一焉不如死語

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為于偽反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避隱屬適也○屬音燭行下郎反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伐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宛紆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

同而意異不可引以或云三入三出皆為證

魚猶曰每出齊師絕入軍又二次挺身句以帥退絕句前云出入最後出衛狄三入入晉師也三出衛陳自徐闕歸矣出晉師也此云出齊此說本劉而異于師所以明上之出為杜存考以疑必誤出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眾其眾二字解齊師一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蓋是時齊侯疾馳出於眾之先以率引鼓厲眾之欲退者既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進入狄師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厲字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息軒曰齊侯入于狄卒入于衛師亦以求丑父也杜不言者蒙上可知也焦說是也元粹案臧琳從劉說經義雜記可參林注楯以覆晉齊侯入于衛師衛亦息軒曰楯示欲殺畏而不害而逸之之使晉人不疑其貳冒護冒也楯戈未楯冒之恐誤傷之也詳十七年楯戈結徐闕本或作齊闕杜殺三卻於其位非陸榮曰辟義如周禮王子圍隱十一年

增註

校本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故三入晉軍求之○呼火故反色音壬難乃且反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楯音食準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使辟君也勉勵其守者辟女子齊侯單還

三傳

卷二十一

八

司寇前王而辟讀作拔棘以逐之是皆
關孟子行辟人趙岐欲害之也或云抽
注辟除人使卑避尊當作收誤寫也收
也履軒曰釋文辟抽同音辟女子
音避注皆同是義明一說辟讀作關猶
而音不合義謬魏周禮司寇前王而
禧曰可若何正恐夫辟孟子行辟人十
不得免意在言外婦五年辟重皆同按
人羞於問夫故爾如周禮昏人為辟狀
穆氏言意不及夫而文婢亦反

乃惜餘人尚得為賢耶案穆氏云問其君父不及其夫何其賢而有礼乎此欲揚之而反抑也水叔辯之是也又案馮李
驥亦云不言之隱隱有一辟司徒在與魏說同履軒曰奔謂走去蓋還家也不止辟君侗菴曰辟司徒蓋主刑辟者
猶上銳司徒主銳兵辟壁判然不同主壘壁之解恐牽強
正義鄭眾注考工記曰甌無底甌傳文玉在甌聲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傳遂曰甌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周禮有
甌人本瓦器考古博杜譜云國佐賓媚
古二圖所載甌皆銅人武子見於經傳
器古人器自有所以不知賓媚人是何
為重者不皆玉也玉等名辨也晉如不
磬自應齊物非紀也許和欲戰則欲更
戰夫人笑克于房

故婦人不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之○辟音避
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曰苟君與吾
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以
為有禮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辟司徒主壘壁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
者○辟音壁

○窳力救反
一力到反
丘輿馬陘皆齊
邑○陘音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
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玉甌皆滅紀所得
○

惠棟曰干寶曰肅同故欲質以辱之
叔之子惠公之妾頃按晉文公伐衛東
公之母史記作桐其畝今又命齊蓋
息軒曰卻克伐齊報晉人慣用此法附
婦人笑已也意謂夫注東西行衍西服
人亦在笑中故必欲度舊注無
質以辱之其剛復無先王之命諸侯也
礼如此范宣子所以使之孝其母親其
早老也又曰據周類今輕慢其母不
禮遂人職鄭注南畝發同類是連王命
者畝在南頭畝在其也詩既醉篇下南
北皆東西行然則東山篇
其畝畝在東頭畝在朱文公曰井田之
其西皆南北行晉在法縱橫為溝洫川
齊北盡東其畝則兵澮其中阡陌一東
直南行不礙其輪故一南十字相交所
下文云唯吾子戎車以寓設險之意而
是利注失之元粹非戎車之利也若
案晉在齊西息軒言盡東其畝則無縱
在北者何哉據遂人橫相衝但一直向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
言其母故遠言之○質外祖父子女也難所
音致下同難乃且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使蕭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
信其若王命何言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匱者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九

職井田之法南其計東可以長驅而來者賦橫遂縱溝橫洫矣一說物相也下縱澮橫川縱東其畝傳物土方周札物者及之故程瑤田云地事淮南子物其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樹蓋名品之意

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杜注固謬息軒辯之是也而據其說則晉伐齊必向南兵車馳畝畝間若畝畝南北行則不礙輪試看兵車馳畝畝間縱使畝不礙輪豈無一夫之外有遂百夫之外有逾千夫之外有川而礙車輪哉此既為不通况於晉在齊西子不問已之妄而傲然議人何無忌憚之甚哉井田之說詳程瑤田溝洫彊理小記何菴曰引詩言孝子不孝於世若有真孝子則天必錫爾類而孝子來集雖曰天錫而其實吾孝有以化之也若以不孝令於諸侯是非德類而自求不德人以爲明類豈非逆天道乎隱元年孝子不置條可參看履軒曰晉令以不孝則諸侯將以不孝應焉彼此皆不幸矣豈可謂德類哉文意只如此注迂曲陸彙曰天下何物以下自爲句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相也相其土之所宜也周官載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惠棟曰物讀如既夕禮家人物土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大司徒職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周書大聚曰因其土宜以爲民資馬宗璉曰鄭康成孝經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傳遜曰物相也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也杜非矣元粹案物字陸惠可從布利馬說其謬與杜同傳霸把也言把持王說大是字鼎曰樹者之政教也按五

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循董東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行易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之匡于况反

德者新封有德之人伯始見于此楚莊以爲諸侯也人之有卒而未久何得指民與民之有君上下數杜說爲是揚云之同欲也濟同欲者四王如字下王音不以天下私於一人旺上伯字入聲下一畿也存參趙汭霸字去聲役使使曰傳以五伯對四王也猶小役大之役則通三伐霸者言之壽長發篇有辭別是也宋襄秦穆不成又有辭也霸楚莊吞噬中國豈士卒之勞於外師有所謂勤而撫之以聚枯槁以酒食勞役王命之事陸彙之謂之捕鯨或云曰彼猶孟子小彼大猶即捕字說見札之役謂以王命供役記晉惠齊國不使也又曰不然言泯其社稷則齊國不知是也息軒曰社稷之神福晉是言如子所言實不優微齊國之福也文和而自棄百祿耳於六年傳注震威也諸侯何害爲我竊爲子惜之故爲一言之

增註

校本

樹立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或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不然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從才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

字專

卷十一

十一

苟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別有辭在矣何完全福幸之時指必多言陸祭曰文先時也劉云幸而六年傳何震之有注勝亦當從晉命震威也字鼎曰撓敝邑上漆不然看屈也杜訓曲亦非

息軒曰徵求也字鼎曰幸謂戰勝也不幸不勝也劉說是也朱亦同之林雲銘曰幸不幸二語便有勝不可恃意曰從曰聽即聽從上文質母東訃之命也言我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決戰但大國之命即我幸勝亦不敢違况不勝乎當侯既戰後再奉命也即孟明三年將拜君賜口角余自明曰言子又不見許可必欲質其母東其訃則齊即奮不顧身請收合殘敗之兵背城以借一戰若齊幸而得勝亦當從命而和若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之命是聽乎質母東訃之論統俟戰後再議可也

按齊人元來疾惡魯衛今不許其和則相仇之心甚於今日疏藉是承薦之言復報命也言無物復報命也言無物軒曰賦輿即上文輿有所得則於口為師也存參陸祭曰藉故曰藉口服虔

餘燼火餘水○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晉佩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衛諫曰齊疾我

矣諫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鬪器○

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紆於難齊服則難緩○

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猶以為魯衛請若

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自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帥逆公禽鄭大夫歸逆

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公會晉師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

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車候正主斥候亞旅

用廢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瘠多

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

一本無若字是也

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趙汭曰陳氏曰傳言舊史先闕故仲尼四卿要公勞師故不修經無之定八年書上鄭之會杜云史經書公會晉師于關非履軒曰賜服瓦是例也

即錫命矣猶後世承釋例先路者革路制封拜之類耳蓋魯若水路或云先或侯始賜之也注嘗受云次其受之於王

王先路之賜謬諸則稱大疏所建大夫不可言皆嘗受白大麾所服章弁王之一命杜說至此冠弁司馬司空本

而窮矣故曰皆魯侯卿官晉以三軍將賜可以見前說之謬佐為卿之號此為趙子常曰禮樂之自大夫也司馬主甲

諸侯出久矣杜說泥兵司空主營壘矣惠棟曰司馬司廢大蛤也將井棹空軍司馬軍司空也先塞下以廢禦濕輿衆也輿帥領其衆也車馬塗車茅馬

曾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十一

在軍之後者候正軍也殺人衛死者曰
 候主候望者高誇說殉言殉還其左右
 如此息軒曰凡經也阿棟也四角用
 傳言蠶者皆謂既燒棟也翰幹也當墻
 為灰者能禦濕炭鳥兩邊障土者故知
 薪亦能禦濕注謬在旁檜如會弁之
 正義炭亦灰之類雖會會在弁上故知
 灰亦得稱炭案中井檜亦在上皆棺飾
 從之似是辯誤可參也伏死伏死節
 看息軒曰備謂凡以義爭之也何用
 備用之物履軒曰為臣疏是不成臣
 翰檜制不可知注旁也言雖有若無林
 飾上師似杜撰又注何用此人為臣
 曰惑不止殺母弟一疏大門之內外皆
 事陸祭曰宋文之謂西東面也婦人
 惑傳所不言其可見在堂實於門內禮
 者唯有殺母弟須一也今三子哭于門
 事故杜以此當之未外故婦人亦下堂
 必然也朱彬曰之移在門內也疏自
 為之為有也存參此有鄰國弔者常

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
 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
 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
 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九月衛穆公卒晉三
 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
 不敢衛人逆之設於門外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
 禮婦人哭於堂實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
 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字鼎曰其送葬亦如行此禮而至於葬
 之後遂行之以為常補正葬禮有進無
 也注非存參退故也按唯穆公
 費用之也他公則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
 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
 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
 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

履軒曰大只是大札否
 短命之義若殺與無
 後非此文所于子蠻
 蓋夏姬之前夫雖無
 所考恐非兄靈公
 昭二十八年傳夏姬
 子貉之妹也注子貉死耳似天鍾美於
 鄭靈公夷也然則子
 蠻非靈公之字必矣
 案注殺死輯釋作注引傳文不出子
 早死云下殺御叔注
 云亦早死亦亦子蠻
 正義云子蠻御叔自
 以短命死耳是杜原
 本作早死今本作殺
 死非也侗菴曰死

殺御叔御叔夏姬之
 出孔儀孔寧儀
 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
 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婦人
 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

增註
 校本

正專
 卷十二

乎之乎字決辭非疑 然上淫也
 辭注死易得動輒招 疏聘則為妻奔則
 死之意正解實難二 為妾導之云女歸
 字非解獲字言人生 鄭國吾依禮聘汝
 實難動招死亡若取 以為妻林注言吾
 夏姬其必有不獲終 將就鄭聘汝巫臣
 天年也杜音蓋如此 又使人詐自鄭來
 但其言太簡人多味 召夏姬曰親來迎
 然故釋之如此 朱 如楚淫婦何有
 彬曰有訓為傳曰下 於前夫之尸徒以
 臣獲考死其又何求 此為名也
 狼譚曰吾未獲死所 娶夏姬而死是謂不
 獲死言非正命案此 說未是有訓為尤謬
 矣

此姬欲使送者言 之也
 求之謂交易也

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 襄老子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 使歸鄭
 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 屈居勿反對
 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
 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 之戰楚人囚知罃 屈音智罃於耕
 反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 也其
 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 楚公
 戰荀首囚之子穀臣也邲之 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
 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 夏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 橋在此年冬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

行室家 叔跪申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 叔時之

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 淫奔之詩

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幣介副也 聘物將奔齊

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

郤至到郤克 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 晉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林宗錮勿令仕 錮音固王曰止

高誘曰止禁止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十三

履軒曰室謂家人及 中無譏察者何耶
 財賄 林注巫臣往告齊
 穆文熙曰巫臣賢者 以出師之期是有
 所言皆是然竟自取 三軍之懼也一說
 夫能以正言教人而 巫臣出奔他國楚
 不能以正自處則罪 君必用兵計之是
 猶可言若以正言教 有三軍之可懼也
 人而豫為已取之地 又將私取夏姬則
 則罪又重矣好色迷 是所謂期我乎桑
 人果賢者所不免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塞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聘而盡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計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塞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宇鼎曰朱曰所蓋多
言其忠足以蓋淫奔
之罪也

仕宦亦似
呂氏云恭王年才
十三年耳其言可
以為万代納諫之
法明智與漢昭帝
伯仲

素鳳山據國語為訓
韋注兵凶事文子
知息軒云為猶謂也
後人故武子憂望
俱似未是左繡引林
也林注以望為望
注云言文子後入獨
功非矣
不為我望汝之切乎
屬猶注也
可從今本林注切作
左繡文子語與孟
攻非 傳遜曰注知
之反對者敗入固
不益已禍非也蓋言
可後勝入又不可
以已度變必免于患
先紉文吾知免矣
耳 一本無知字

魏禧曰審之役諸卿
皆讓見晉之復振鐵
之役諸臣皆諉見晉
終衰

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
思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自為于
偽反又知字為吾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
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楚滅西
臣族晉南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
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
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亡禍 卻伯
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卻克○范叔見

使求上添之季年
三字觀
按宣公末年求好
於楚乞師伐齊而
二君皆死不能作
和好及成公即位
乃與晉伐齊橋亦
受盟于晉
林注楚侵魯及陽
橋故稱陽橋之役
君弱與下二君弱
照

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
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
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勞力報反
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
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
能勝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
作好在宣十
八年 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晉
赤棘 會晉
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楚不聘 而亦受盟于晉
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
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
是三年蓋年 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十二三矣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古

詩文王篇
猶用衆與下猶以

衆克照 屬托也
即遣戒 善用之

善用我民之力以
爭諸侯也與下善

用其衆應
疏諸言御戎皆御

君之戎車此云彭
名御戎知王戎車

亦行也若君親在
軍則君當車中御

者在左勇力之士
在右此王車雖行

王身不在故唯御
者在中今蔡許二

君居王車上若夾
衛王然

蓋宜叔不欲使楚
而遜辭以求免

龍洲曰強冠之使若
成人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

王猶用衆况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

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大戶閱民已責責責責責逮錄施及老鯁

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

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

之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

辭曰楚遠而久因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

不敢退不敢虛受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

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執斲執鍼織紝

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布者斲皆

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

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

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

起呂反音悅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

楚盟故曰置盟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

也謂之失位乘楚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

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

齊召南曰公衡恐是
宣公子成公策以成
公之年計之不應以
稚子為質也

釋例博縣西北有蜀
亭

息軒曰諸侯亦貶稱
人隱十年夏董帥師

會齊人鄭人伐宋是
也將車將在中蔡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十五

經汲而不書而傳以假樂篇
失位釋之杜注未是

成二年

朱彬曰宴安也一
說宴如字謂不與公
宴不是 息軒曰之
字指魯猶日有食之
之之指也

履軒曰十萬曰億十
億曰兆存參

襄廿三年傳誰居
其孟椒平注居猶
與也檀弓誰與哭
者按誰居此語例
多倒句魯國為公
衛所棄

此言大誓所謂者
引其意非本文也
淫色酒淫及穢曲
常

惠棟曰略封也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
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 息軒曰略
界也莊二十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略
自虎牢以東若是經略法度恐不可言
侵傳云武公之略則不唯天子謂之略
杜惠俱失

又曰淫惡謂侵敗王
略不獻其功所以敬
親暱也王命伐之所
以禁淫惡也

不獻捷者一敬兄
弟甥舅一禁方伯
之過於疏掠囚俘
也
大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言特地差
人來撫王室者而
不使命卿來也而
字有力

增註

校本

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

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

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

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周音基臣

音壬天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

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

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

同食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也淫淫豈常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

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甥舅

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

愚也淫惡謂疏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

克遂有功于齊克能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

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又奸先王之禮謂

增註

校本

卷十二

王引之曰欲猶好也。以非礼待人，是為言余雖愛好，豈伯不忝辱之。敢廢舊典，而以獻捷，大師太公望也。抑之礼相待也。古者欲豈責其遽加兵也。與好同義，說詳經義。曲礼五官之長曰述聞。息軒曰：寧猶伯，其擯也。曰天子乃也。父下誨，下不誨之。吏注謂三公也。此謂不依獻捷之禮也。獻捷必重於告慶，朔上軍大夫。

字鼎曰：以猶與也。也。今降於卿礼一。蘭園曰：林云言此宴等是不失常也。如賄皆非禮之正也。勿得獻捷礼，亦當如書以為礼典齊云。此陸云晉人非礼說恐未全。言獻捷捷王郤之可也。今受及使大夫皆非礼也。告捷是畏晉而然。勿書此于册，以見待傳，蓋見其違常也。晉獨優。履軒曰：宋衛二君既勿書以為例也。立踰年稱爵礼也。注禮弓云有焚其先

齊捷，余雖欲於鞏伯，其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相息亮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二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相息亮反。

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相息亮反。

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相息亮反。

以慰鞏朔。相息亮反。

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無傳。以支反。一如字。大雩，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谷如，赤狄別在良反。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無傳。以支反。一如字。大雩，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谷如，赤狄別在良反。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十一

齊

息軒曰：大雩，蓋早也。凡邑多田曰田棘。蓋屬汶陽者。聘而遂盟之，于是始此二盟。公與之盟也。上云來聘，盟又不地，是盟於國都。公親可知也。故不言公。鄭伐許，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皆略略林法。是狄鄭也，與杜異矣。存之。

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指此。

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指此。

息軒曰覆有兩義一伏兵也一掩覆也此掩覆也注非詳詳釋

獨晉師則東侵鄭為不書者諱之也

侯之師也注專屬諸晉師恐鑿錢大昕曰春秋傳人名皇戌向戌沈尹戌穿封戌皆从戌从一讀如邱唯公孫戌从入从戈乃戌守之戌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瀆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齊召南曰按自宣公於是方此時也楚十七年士會請老卻人畏其權要故許克為政荀首即已佐之中軍是以成二年傳巫臣對楚王曰知罃之父新佐中軍不始於此年也傳追叙於此年耳

伯牛鄭地鄭役遂東侵鄭晉潁軍鄭公子偃在宣十二年

帥師禦之偃穆使東鄙覆諸鄭覆扶又反鄭

亡袁及又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皇

戊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

魯汶陽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罃鄭之戰楚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

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

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使歸即戮君之惠

德荷恩也

正義懷荷君恩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 侗巷曰死且不朽謂身雖戮死而感恩之深死後猶不忘以致身不任實也

且從疏則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朽腐此一句中斷死指身死恩不朽腐死尚不朽成文理林注此身雖忘也按此謂感私戮死亦感楚恩終不恩而不能報也若朽腐得之 案魏禧從以下卅一字一曰死且不朽只言歸氣說 若不以下

增註

校本

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

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各懲其

忿以相宥也宥赦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

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

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

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

左傳

卷十二

六

而正法死猶不死耳四十六字一氣說
舊注作感恩不朽非次及以次而及於亦通
履軒曰此執事亦不軍而言偏師者謙
敢斥王之弊其實非矣不以私惠廢公
指將帥

不負楚君放歸之惠所以為報也

顧炎武曰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鞏下

惠棟曰案僖廿三年傳狄人伐虜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虜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為虜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為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成十三年注云李隗虜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

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將遇楚帥其弗敢

違違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

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

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

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虜咎如故討之虜

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二卿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

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

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國晉為盟主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其將先之以計等則二人位敵丙午盟晉丁未

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

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躄趙旃皆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十一

十一

十一

履軒曰傳文明言大荀林父職為中行國次國小國可見以因為氏於時卻地之大小而不主爵克將中軍荀首佐之尊卑矣周家封國之荀庚將上軍是畿外公者唯杞宋二其位在二也晉立國矣注以公國大於三軍將佐六人第侯者出於無稽且臧三為下卿則其餘孫欵以普衛大小定皆下卿也其班也故引古制明之也設據古制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然此引古在猶於也制唯取大小之準而不計五等之尊卑良夫小國之上卿按孟子曰公侯皆方荀首大國之下卿百里伯七十里子男是名位正當也五十里又曰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是大小之名六年傳云韓厥將因地之廣狹也明矣新中軍今韓名居

首故杜依名次第配其將佐

侗巷曰笑辱二字世儒多連讀謂謝笑辱之罪非不通而語查復無味此言君為婦人之笑故來辱也

履軒曰寡君未之敢任當也視熟視也其識之故也

婦人之笑卻克實怒我韋弁服朝皮弁之而兵田此起晉侯韋弁以韎韋為弁初不甚怒也故此行又為衣裳上下同當致謝於卻克不須服公皮弁迎賓則謝於晉侯云爾是辱韓厥亦皮弁之之辭 林注言臣

之致死力於行陣之陸云褚衣之素莊間為欲齊晉和好兩子褚小不可以懷君之會聚於此堂也 大是也即囊也

侗巷曰諸儒皆避賈人如晉以賈易奉林說然了不免牽強厥出死力擒獲齊君豈足為西君和好之資此只言兩

君在一堂真是盛事厚猶重也不可以故不敢愛死欲效忠一時虛謀重誣君兩君也專就今日言子受其實惠為矣 王引之曰杜

注孔疏皆不言褚為襄公卒子悼公費何物案玉篇褚裝衣立也字或作祿見一切魯有二郟城陽姑經音義說文繫傳褚慕縣南有員亭此衣之褻也集韻褚東郟也即晉魯所也褚可以裝衣亦可爭者又東郡廩丘以裝來物亦可以裝縣東有郟城此西入故鄭賈人欲真荀郟也即昭公所出著於褚中以出哀六居者今城郟當是羊公羊傳陳乞以巨西郟在魯而出謂囊載公子陽生事與之始聘自外而來此相類也 謂之通嗣君詳文

履軒曰按傳成公秋元羊傳例欲叛晉聽季文子之言乃止然則冬城郟必非欲叛晉之故矣注恐殊 馬宗璉曰釋例以此為西郟非是此為首魯

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禮朝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

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

為脩好故云晉君不在此當此惠也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也言服改矣

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

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真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

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

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賈音古禱中呂反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

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

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

公至自晉冬城郟無傳公欲叛晉故城鄭伯

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將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十一

所爭之東鄆郡國志頌敬之篇

鄆郡東莞有鄆亭璉

案鄆近費故為季氏諸侯之從違則天

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命之去留所係

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

政在大夫前此一羊再用師明年復城

鄆以滯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履軒曰詩傳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

息軒曰晉為霸主是天命晉侯掌諸侯

也故云晉侯之命在諸侯矣今不敬魯

侯是不敬天所命故知其不免邾子曰

我命在民矣亦此意也

傳遜曰非吾族此蓋

以夷狄待楚非關姓朱注與魯異姓又

也若齊桓亦異姓何是夷狄非我族類

能字魯乎注非也

案中井增島皆從之

顧炎武亦云此言蠻

夷安并駁傳說却非

不能壽終也後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十年陷圃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夫晉

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秋公

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

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也史佚之志有之

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太非吾

族也與魯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也冬十一

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其田今正其界許

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展

亦許地○在音晉欒書將中軍代郤荀首佐

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

縣東有汜水○在音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

男訟焉於子反前皇戌攝鄭伯之辭對之子

及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

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

子前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

楚鄭於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

楚張本趙朔妻胡盾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

龍洲曰成如盧商質厥成之成平也謂曲直得其正也

辱在存問也說見隱辱在謂屈辱至楚十一車

祭在今河南鄭州鄭有東西汜而此非彼二汜蓋成阜縣東汜水以晉取之知之

增註

校本

左傳

三十一

成五年

禮入國致命其家乃義絕 公羊云

非常為異 害物為

災胡云梁山謂之

韓奕言突然高大

為韓國之鎮也

路史以蟲氏字子

為古國名又云蟲

氏邦地存之

放者宥之以遠也

按我亡死亡也下

又得亡出亡也

履軒曰嬰之意謂守

禮正家則吾不能然

疆禦固趙宗則吾能

焉是非關莊姬

履軒曰嬰之意謂守禮正家則吾不能然疆禦固趙宗則吾能焉是非關莊姬

既既答趙嬰使者

林注天使人謂已

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梁

山崩馮翊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

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之兄○屏步丁反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

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

嘗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

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

○舍音捨又音赦聽吐曰神福仁而禍淫淫

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祭之之明

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捨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來華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

穀野饋曰饋糧饋之梁山崩晉侯以傳召

伯宗直戀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

反又甫亦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

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祭故山崩川竭君為

案上辟與闢同傳曰辟女子孟子曰雖辟人可也下辟與避同林注避並音避謬

蘭園曰韋昭云主為山川之主也孔子曰夫顯更為東蒙主此

增註

校本

定事

卷十一

三十一

解似勝于杜
朱彬曰周礼巾車卿象卿乘夏纁大夫
乘夏纁大夫乘墨車乘墨車夏纁五采
此乘纁應是乘卿之畫數約也墨車不
夏纁孔氏正義乃下畫也此無文即黑
引墨車且以觀礼乘車
墨車朝為證違失傳礼礼謝山川之神
吉非也

息軒曰華元享之慰出入華元之家也
其勞且知其怨已而

之不舉去盛饒○為于降服損盛乘纁車無

且反武徹樂息八出次舍於祝幣陳玉史辭自

責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

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遂以告

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

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

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地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

華元享之請鼓諫以出鼓諫以復入擊鼓

復扶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宜十五年朱

圍龜代己為質故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

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

西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二月辛巳立

武宮魯人自寧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宮又

取鄭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

六月邾子來朝無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

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秋仲孫蔑叔孫僑

欲釋之也請鼓諫以

出入乃平日之事非

華元享時

息軒曰傳先言蟲牢

盟及諸侯謀復會者

因上文記子靈之事

而終言之非隨經次

以明宋公殺子靈在

秋而不言十二月傳

文自明白注非

二字又無注為辭

十二月蟲牢盟在

上十一月定王崩

息軒曰傳先言蟲牢

盟及諸侯謀復會者

因上文記子靈之事

而終言之非隨經次

以明宋公殺子靈在

秋而不言十二月傳

文自明白注非

增注

史本

莊十

三十三

何以知別築武軍也而已林註楚始
 可謂杜撰紀武功書大夫將也自是
 故稱武宮也此與武必圍滅而後貶人
 軍之武同杜又以爲武公宮非武宮主紀
 武功示子孫非藏主之廟豈容作一公之
 宮哉大夫來聘授于于
 卒願煊曰八年傳從朝授王子兩楹之
 善如流杜注如流喻開失威儀是棄其
 速十五年傳視速而身也所謂威儀定
 言疾襄三十年傳視命是也行速不詳
 躁而足高視流與視緩也速視躁同義

履軒曰立武猶言表聽聽命也立武立
 武也與立武宮意自武軍也
 別
 郝敬曰取鄭傳曰言

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
 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栢謝子

公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

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宜十二年潘黨勸楚

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

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取鄭言易也

易也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

馬宗璣曰鍼疑作鍼
 郡國志東郡濮陽有
 鍼城或曰古鍼國以
 下言師在其郊則惟
 鍼地近濮陽也
 索入入於衛國都也

龍州曰絲晉都謀遷都也

陳睥睨也所以望敵備之者

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

南有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獨以其辭會也

辭會在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其說

前年師于鍼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其說

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

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

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

人謀去故絳復命新田諸大夫皆曰必

居郕瑕氏之地郕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三

服虔曰土平有漑曰沃

息軒曰獻子獨無所

言公知其所見與衆

異欲聞其說且爲僕

大夫則君之親臣從

入無嫌故揖之而入

今獻子從已入寢門

也 伺巷曰獻子從

句公立寢庭而謂獻

子也林注公字句曰

韓獻子欲進計乃從

公而入失之 履軒

曰土薄即水淺矣非

兩事水之淺深以地

下之度而言土之厚

薄以水上之度而言

伺巷曰惡穢濁汗

滓之氣所以釀疾疢

不可直云疾疢不然

澤狹陰益新田非

沃饒而近鹽

樂不可失也

氏土薄水淺

庭謂獻子曰何如

沃饒而近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

氏土薄水淺地土薄其惡易觀惡疾疢觀成也

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高

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

不如新田今平陽絳土厚水

深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

且民

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近寶公室乃貧

不可謂樂近寶則民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

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秋孟獻子叔

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

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

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

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趙同趙括欲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息軒曰：臆足腫也。陸彛曰：從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顧炎武曰：言馴習於上之教令。蘭園曰：以其無變。陸之患馴服易使也。杜云：無災患，即其意。陸謂與災患何與，似不解杜意。案平心讀之，杜說終不妥。增島說恐非。

馮氏云：令善也。起龍洲曰：不令，非令名。下榮辱伏後善字也。馮李驛曰：令善一說，今名也。二縣也。起下榮辱伏後善，謂申息二縣之師。字林注：不可號令于衆，非案罔說亦非。應從左繡。

酌，謂斟酌也。凡事酌酌而為之，不專

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荀首。樂書。知莊子。荀首，中軍。

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軍將。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蔡。是遷

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

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師所類反。子為大政。中軍元帥。

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抱。韓也。欲戰者可

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

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善傳。

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上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

也。○音兮。吳伐邾。邾，音談。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

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禮。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何注公羊云：麋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厥，趙括蠶胡韓穿指逆之象。易京房傳：荀離趙旃。曰：祭天不慎，饑鼠食饑鼠，一名饑鼠。郊牛角，書又食者，重有毒者，又名甘鼠。錄魯不覺寤，重有災，最小口甘為其所也。許翰曰：小害天下，食者不覺也。牛上賊，上食而又食三桓，曰百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其始見經，又始人有虞三桓之志，成始伐中國，弗戒矣。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一

龍洲曰出口治兵入以始大通吳于上
曰振旅言自晉師之國晉人為之也
敗中國不能振整師
旅而歸
詩節南山篇中國

侗菴曰無弔者也夫不振旅謂不能整
國指中國無相整恤軍旅討暴也壽夢
者然參看下文則專立二年吳始益大
指在上之王霸不弔稱王此壽夢之始
吳天惟指天為是蓋事也吳距郊稍遠
天在上王霸亦在上而越江淮二水以
故以天為比杜解未伐則爭中國之端
清楚有上不弔方單也胡云稱國以伐
就王霸言

其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
以始大通吳于上
國晉人為之也
詩節南山篇中國

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

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吳入州來州來楚地淮南

下蔡縣冬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

夫言中國不能相整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也

反號戶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

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

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息亮反見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

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

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

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

屬齊齊服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載府也為九

年晉侯見鍾儀張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

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

自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

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

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晉鄭必至于

傳虛載經文者蓋欲互見名號故舉之也此宣公是也

軍猶攻也

補正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受封呂即漢之宛縣也疏

申呂皆在南陽史伯所謂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古

國名按周禮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注賞賜之田

龍洲曰御禦通言所以邑也釋文作此田所出兵車之賦所邑也

增註

校本

佐傳

卷二十一

三十五

憚殺人取財也謂分室奔命謂奔走于君命以救邊境之急也

息軒曰室謂貨財也楚謂之貪憚謂廿五人言之者也又云殺人以取其婉句耳以兩廿五財曰憚二子殺巫臣人與卒百人往以之族而分其室故曰此廿五人與九乘貪憚履軒曰二兩字不同元將車數蓋以大上兩謂車一兩下兩偏十五乘往舍小謂偏之兩分宜十二偏九乘以六乘還卒卒偏之兩當參考也與其之與楚語傳遜曰兩者即一作教林注先是吳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及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及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重子及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及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及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力含反夢莫公反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其習之○

舍音赦舊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捨乘細證反真其子狐庸焉使

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屬國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而行鄭子重子及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

增註

校本

車耳詩所謂百兩未嘗射御故巫臣子所謂三百兩之兩與其射御也傳云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謂車也蓋楚廣兩也蓋楚廣之制本之制本用一卒故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云兩之一卒車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一者蓋車之半邊為人今留廿五人故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云舍偏兩之一亦五十八人今留二十五通然非杜意存之八非偏兩之一而何接以兩以下四十八息軒曰一車百人一字一氣讀會氏蓋晉制也故云以兩曰末數語下半部之一卒適具下文云春秋提挈小結構教具乘車則是時具大規模通吳總結無車蓋并車而舍之襄廿六年衛孫林也又曰二兩字異父入于戚以叛此義失之偏兩猶言偏不言叛故杜解之車一車百人分為二蓋戚孫氏舊邑林偏稱五十人為偏車父出奔戚自從隨之一耳存參非林父將去也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一

惠棟曰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東帛如享
禮注引此傳為證又云無庭實也息
軒曰汝陽魯地齊奪而有之奪之役晉
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晉復使
魯還之於齊是與奪以已而不以道故
經據實詳書以貶之
而傳載季文子之言婚六禮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納徵徵成也成
昏禮也諸侯謂之
納幣詳文二年傳
曰宣十二年九殺
大夫其皆不以無
齊召南曰成公即位
罪史詳其曲直乃
已八年未嘗至京師
立其文故所書或
朝天子杜氏乃以天
從告或否
子賜命為緩乎孔疏
謂不宣譏天子賜緩
是也
肩軒曰勝大名也通

姪婦及從者故男子不宜訊其賜緩也
亦稱媵臣也此來媵召伯不書名是不
是姪婦也夫左右媵訊之也春秋稱天
之說無稽弗可從傳王者廿五稱王者
中多稱其婦其姪八稱天子者此一
其未有稱某媵某者事也
也其無有明矣

戚隨
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

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晉欒書帥

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

趙括傳曰原夙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秋

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

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

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衛人來

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婦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餞錢淺反

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汝陽之田救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鞏今有

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九

命合可成

言之有信義事乃

行事必合義然後

命合可成

正義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而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疏慢也履軒曰罔極猶言無恆也詩傳極至

將資良反欲然也或德一德也據詩注曰奉行也拘矣履軒曰大簡猶甚諫也非用大道之謂諫簡作諫阮元曰簡諫古義本通

孫執升曰茅鹿門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愚謂汝陽固魯者因其獲申驪追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

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罔初買反又初

佳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

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主將德是以也

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

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

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

之晉樂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

田可明日張胆言之言六年侵沈述豪反出于私其言易入書從善之功故於此進言之妙也雖私此并言之

猶公未可少之息軒曰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界也此句蓋古語故下承之云宜哉或解如流為喻從善之速則宜哉二字不可通存參履軒曰不如字作興起詩早麓篇

也詩傳退何通言其或云不豈不也杜必作人也侗菴曰為語助意亦兩通言愷悌君子何不振一說夫字下屬非作人乎大振作人也矣下又無備也夫蓋君子求善人而舉之類可例焉

之故舉振作爭欲為善所以有功績也孔大夫非君命不踰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境故因聘而逆明則民勸孟子曰尊賢卑季文子如宋致使能俊傑在位則天女還稱宋土之樂下之士皆悅而願立穆姜出拜謝之故於其朝正謂此也杜知其友

增註

校本

夫。○驪。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

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

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獨音集又於立反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

君子退不作人。退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

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會伐蔡之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

因攻之。古禾反聲伯如莒逆也。白為逆婦不書者因聘而逆○為于

偽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

聘不應使卿故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

左傳

卷十一

三

注未免鶴突 息軒曰此承六年傳夫善衆之主也故上下二文皆不言賢而言善 履軒曰大夫雖私事出竟則書不必因聘 息軒曰大夫非君命不踰竟禮也杜堅執此禮凡卿踰竟而娶皆云因聘而逆此傳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 履軒曰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兩聘字不同上聘行聘禮也下聘請婚也是時未用幣 息軒曰公孫壽來納幣傳言禮也以影出華元聘共姬之非禮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初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又云黃羊初奚字

息軒曰立武反田傳也 不侮鰥寡謂孤也 終言之非是年之車所與祁奚之田又反趙氏

也納幣應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諧之于

晉侯趙嬰亡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欒卻氏

亦徵其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以其田與祁奚韓

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宜孟之忠成季趙

趙盾祁巨之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

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玉賴

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

乃立武而及其田焉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晉侯使申公巫

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

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

夫狡焉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

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勇夫重

閉况國乎直龍反又直勇反冬杞叔姬卒

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晉

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邾公

字鼎曰巫臣之為申

公也在楚為然於晉

為祁大夫今謂之申十四年莒子朱卒

公巫臣亦此傳稱呼故知此渠丘公是

之不正者耳

息軒曰虞陸祭訓虞言我國辟陋誰欲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一

女也注大謬

履軒曰事無二成謂
一不可變也非公
私之謂
又曰不得事君是論
事體也意謂魯不會
是魯背晉也婉辭爾
非欲絕

無貳謂奉君命者
不受他人之命林
注失信於君則無
以自立朝聘有贈
賄之禮無有加貨
况受賂乎

息軒曰服異曰同此
盟無新服晉者而書
國盟者傳曰為歸汶
陽之田故諸侯貳於
晉晉人會於蒲以尋
馬陵之盟亦是服異
故曰同耳
又曰經不書逆故杜

成八年

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曰君命無貳失

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兩成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絕變將復之季孫

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勝共姬禮也

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

至親所以
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

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知大夫逆之也

桓二年傳齊仲年
來聘致夫人也是

息軒曰注亦杜長歷
之謬

履軒曰稱晉人鄭有立
罪也注鑿

馬宗璉曰郡國志邕
邪東莞有郵亭

履軒曰注閏月是長
曆之謬且煩瑣不足
辨

字鼎曰請之者杞公
請叔姬之喪也文十
二年云叔姬卒不言
經

林注伐稱各人稱
入書法與會盟

長曆推此年閏十
一月傳城中城文
在十二月上故知
城在閏月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晉人

來媵媵伯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

子六月一日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潰楚人入鄆鄆莒別

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
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

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杞叔姬卒為杞故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一

祀絕也。是雖已絕祀，為我也。謂我強請復請之，故書曰祀叔之也。秋文無為字，姬卒，故曰為祀故也。云本或作為我，也。自祀而逆，故不言祀為衍字。

而言叔姬，較之我，故曰為我也。案輯釋可參看。

侗菴曰：注強強弱之強，孔叔所云心則不競，語意與此同。德不強，猶言德不感，世儒勸力寬恕，堅忍強，或解為強勉之義，未殺御駕也。一說與免少差。字鼎曰：競，禦通，要要結也。事也有德者不爭，而人自歸之不德，則人背之，雖盟無益也。范子故對云：德之次也。

存參。息軒曰：桑安也。又曰：楚人云云。五章云：厥父孔武。此傳釋經，所以書晉靡國不到，為韓姑。

人杜注未盡

字鼎曰：注魯侯宣公，紉繅甫，慶既今也。文子以厥父喻宣，居韓姑，燕譽言善。公故穆姜稱不忘先，韓之土，令女嫁焉。君先君亦謂宣公，韓姑亦安之，及婦。覆軒曰：有望謂屬望，道有願譽也。息軒曰：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既，猶有屬望也。言此者，以明已未死，尤屬望於文子之意耳。

秋文作那

還為祀，婦故卒，稱祀。○為于逆，叔姬為我也。偽反。下文及為魯為歸同。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逆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夢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

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厥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九衛及為于偽反。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而此謝其行，勞婦人夫死，先君猶有望也。先自稱未亡人。○施以政反。先君猶有望也。先君亦望文。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亡意。○重直勇反。又直用反。晉人來勝禮也。同姓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鞮丁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三

成九年

馬宗璉曰淮南主術按秋例飛矢在上訓曰楚文王好服櫛走獸在下馮汝言冠楚國效之高誘注云諺所謂而國兵櫛鷹之冠如今御史交不罪來使是也冠後漢輿服志法冠漢官儀云秦滅楚或謂之櫛多冠胡廣以其冠賜近臣御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史服之即南冠也南冠而縶者則楚冠名柱後冠又名櫛也案校本引陸祭說多冠陸云後漢書輿服志載胡廣說亦同然其實難詳何冠故杜惟云楚是也

惠棟曰劉逵曰商角冠而已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伶氏世掌樂官而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善焉故名之本出南音始于塗山之女伶倫製文泠依字見呂氏春秋作伶

陸祭曰言朝夕于二卿者明其有所嚴憚

而受教焉以成德不本本業也舊習俗徒曰尊卿敬者而已也楚王既為君矣若言當時嫌為君隱或疑已在位矯履軒曰無私謂不阿情為善故舍當時賞溢美也是稱大子稱遠事明已之至之辭無私也故下抑誠無所隱也礼君子非以称大子為無前臣名記云狐死私息軒曰大子無五首仁也遠違礼所施為賞賜恩惠不也及於下鍾儀公正無私故稱楚子為大子時之事以明已非為私恩稱譽之抑猶意也以稱大子意其無私故曰抑也存參字鼎曰敏敬也注誤侗菴曰敏如敏於事務時敏之敏進進不已也尊君人臣當然之行能遵蹈不懈是敏也杜解為通達之義願不切存參

增註

校本

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麻

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取使

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

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

而遠稱少少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

君敏也敏達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盍歸

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

成為下十二月晉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

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左傳

卷十一

三

國滅宗覆故為大罪

王引之曰絲麻菅蒯浹日從甲至癸也皆可為屨履服有管浹辰從子至亥也屨麻屨檀弓曰絲屨辰十二辰也管似組纒皆是也此以作管筋友為索蒯亦屨屨之言菅蒯雖不菅類或為屨或為如絲麻然其為屨則布或飾劍首蕉萃一也故不可弃履慎悴同朱云物無軒曰姬姜貴族之女精粗美惡皆可畜然亦以語美女也蕉以備不虞

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浹子協反又子答反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晉古顏反蒯苦怪反蕉在遙反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

之時須得人秉代非馮氏云是則二字也末二句總承上四穿下蓋有不滿于申之意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此良計也申亦不幸而為小人所棄耳按為訓偽紂文本或作偽傳祿啓整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

字鼎曰稱晉侯是從期也每旬一卜此晉稱也唯從彼稱而五卜當是三月三其非禮自見且晉人卜四月二卜皆不立以為君非獨太子吉乃止也傳卅一之罪也 阮元曰紂年傳云礼不卜常文云州蒲本或作州祀

滿劉氏史通雜駁篇凡在喪公侯曰子以蒲為誤案史記又父喪代位尚不稱作壽曼梁玉繩云曼君生代父位訖之滿音相近壽州字相必矣應邵旧名諱

增註

校本

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紆緩也勿晉示欲更立君○為將並如字國紀力反或欺冀反晉必歸君為明年鄭伯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齊人來媵無傳媵伯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獯卒六月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五

通 浦鐘曰禮記中議曰周穆王名滿庸正義成十年不書晉厲公名州滿是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同名不諱也今作後人妄增耳 段玉 滿疑誤 景公卒 載曰宋槩官本及明太子州蒲五月先時注疏刊本皆無冬立以伐鄭 或云十月三字古本之流 羅今音翟集韻徒傳未泯者也說詳經 刀切音靴姓也 酌樓集

案阮元云定本蒲作之君故云執一人馮氏云自立天子為君以伐人而歸其君其示以君命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棧如楚

糴棧音大夫。杜。一杜。及一浦發反。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前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天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

之河為君而國立之不可為君也。馮氏云大厲以懼心感之桑田以邪心感之登天以貪心感之二豎則真吾之精神為之故曰疾為二豎子也。實疑者亦曰膏傅氏云兩隔也隔上

馬宗璉曰鄭元曰修澤鄭地

字鼎曰傳終不言其為何鬼意深而又奇也杜直以為趙氏未是且杜何以知趙氏之外不有見殺者乎元粹案從校本所引朱氏本趙上添蓋字則杜亦可通也 惠棟曰李願莊子解云死而無後曰厲 傳遜曰陸云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言新麥且時舉其大者必麥也

增註

校本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脩武亭。音致。音權。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趙括故怒。趙同。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桑田音邑。巫言如夢。公疾病。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案盲膏諸說不一惟心肺清潔之屬昂傳遜說最明校本引下腸胃汚濁之屬之是也詳見辯誤讀心在上昂在下心下有微脂為膏昂上有薄膜為盲此處為至虛之地故針藥不及也素問有膏盲盲膜語故知盲為昂上薄膜也朱氏云此即今醫經盲膏穴也蓋後人說此傳乃始知灸之耳攻厥灸也張脹也腹暴脹

侗菴曰注平以明術也小臣夢負公登見殺則誠是小臣以天以為此夢大吉言夢自禍則未必然喜以語人故令之負公登天之晨夢為出厠且為殉也日中負公出厠遂為殉之明徵可謂奇異

成十年

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音昂也

膏音昂於度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音荒心下昂上也

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

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

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張腹滿

其媿反張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

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其身秋公如晉親用晉人止公使

送葬於是糶棧未反是春晉使糶棧至楚結

公須糶棧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傳錄之以見夢之應按其人他賢人也斷非聞其言夢殺以照十年傳忠為令德塞之也陸彙曰非其人蓋謂猶及之可例焉陸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賢者而欲効忠適適以自害耳惠棟曰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息軒曰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汎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詭譎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殺其身矣君子

增註

校本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二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七

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又曰况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入為善哉惠說反殊元粹案况不令乎猶云况不忠乎是句承上省德字忠為令德則不令德即不忠也息軒說是句少差

○傳二年繁縷 繁步干反 陸繁曰繁蒲官反哀二十三年旌繁同 ○推車 推昌誰反又他回反 陸繁曰他回反是後言推之推而下之親推之之類皆放之

成經元年一乘繩證卒七尊忽茅戎史記及二傳皆作買戎

別種章勇傳詹嘉之廉欲要一遙結好呼報經二

年新築竹音皆陳直觀僑如其驕反以與音預匹敵如字

本或作適 亦音敵 汶音問匱盟其位傳頃公音傾嬖人必計魁

苦同 封竟音境石碣七略甯俞羊朱復欲扶又于喪

息浪 隕于敏止御魚呂反愆起虔百乘繩證反

漢音將中子匠且道音導以徇似俊于莘所中不腆

他典 詰起吉朝如字注及下釋胡暗反本又作憾感憾○今本亦憾

無令力呈輿師如字下無令不復扶又齊壘

力軌 欲賣摩懈邴命反夏戶雅解張如字一音直亮反

增註

左傳

卷十二

三十七

軍將子匠反下貫余古亂反肘竹九反近烟附近左

并徐方反桴字林云擊鼓柄不注之佳元帥所類棊

其喪車息浪反寓乘繩證反其處昌慮反仆車音赴反驂

七南一音仕以肱古弘反而匿女力反奉觴式羊反

無令力呈反奔辟徐扶臂反服氏扶亦反從君才用反狄卒子忽

反注及冒之亡報守者手又辟女子一音扶單還

音可復扶又反辟司徒必覓反注同賓媚美冀賂以

音虺字林牛虺一音慈盡東津忍虺力勇疆理居

反注下易也以政疆竟如字又道在由反徐犒苦

反不泯彌忍舊好呼報敢合如字一復借扶又而

紆一音直鄭魯經三帥所類反注炭吐且用殉似

反蛤古苔瘞於例壙苦見反棹音郭而爭爭鬪其後

昌氏反又過衛古禾反又夏氏戶雅反殺御叔據

反死易以政烝之承使道音導吾聘匹政跪其委

音居郢一音以使介音邢勿令力呈代帥所類

注稱帥軍也夫音庚將子匠反求好呼報反行使

所吏濟濟子禮濟仕皆閱音鯁王平子忽反

反令二君力呈不見賢遍之別彼列宴樂音捷在妾

暱女乙謂暴本又作暱奸音大師音泰淫從本又

經三年所馮皮冰書將子匠帥所類傳鄭一音莫

陸彖曰辟與闢通下五年傳辟重同周禮闢人為辟秋文音婢亦反是也○注難斥言難乃且反陸彖曰難如字

陸彖曰爭音諱說見後

陸彖曰鄭謨官反

曾注

十一事

卷十二

三十七

一音 俘勞夫反 馘古獲反 以釁許觀反 求紓舒音直升反 宥

音釁力誰反 其好呼報反 不與音預反 不為于偽反 疆居良反

楚將子亮反 帥所類反 如潰戶內反 君為于偽反 寘諸

之鼓 經四年傳大史音居良反 陂彼皮反 鉏仕居反 將

中子匠反 愬音素反 經五年傳能令力呈反 饋其媿反 驛也音亦

捷之在妾反 邪出似嗟反 絳人古巷反 壤如文反 去盛起呂反

縵一音莫反 譟素報反 之難乃且反 月倒丁老反 經六年傳

子游相息亮反 下 諦音帝反 魯倚於綺反 言易以豉反 夏陽

戶雅 別種章勇反 登陴毗支反 復命扶又反 而近附近之反

注近實 將新子匠反 大僕音泰反 疾痰本或作溺 溺乃歷

反 重脰一音直媿反 足腫音章勇反 垢古口反 驕佚音逸公

說悅音 公子成音城 禦諸魚呂反 桑隧音遂 子盍戶臘反 經七

年傳也夫音扶 共仲音恭 鄆音本亦作負音云邑名 閻鹽音黑 要一遙反

遺唯季反 慝他得反 請使所吏反 說之悅音 季札側八反 一卒

子忽反 令吳力呈反 寘其之豉反 諸夏戶雅反 惡孫鳥路反

反 戚七秋反 經八年來媵一音繩證反 娣大計反 傳不復扶

反 其行下孟反 猶喪息浪反 妃耦音配 長有如字

反 丁丈 平與音餘 愷開在反 悌徒禮反 共姬音恭 祁

奚字林上 趙衰初危反 盾徒本反 喆陟列反 邪似嗟反

敢侮亡甫反 鰥古頑反 城已惡如字已猶太也本 虞度

○傳八年注差也 差初音反又初佳反 陸榮曰初佳反是

增註

左傳 卷十二 四十一

陸粲曰後徐音是
○傳九年重勤 重直勇反又直用反
陸粲曰直用反是 ○決辰 決子洽
反徐音子荅反 陸粲曰徐音是決猶
匪也淮南子注從子至亥為一匪今俗
語猶如此

待洛封疆居良反唯然音維本或作閉補計反又

且反 不復扶又反君後如字徐胡豆反經九年之好呼報反頃

傾音戶傳魯復扶又反相所息亮反綠衣如字本又作祿吐亂反注同

使在所吏反拘九于反不背音佩下同舍其捨音少反少小詩照反君

盍戶臘反也夫扶音在醉反匱其位反為將于偽反而紓

舒音舒晉使所吏反注及下同脩好呼報反經十年傳羅一音土

今本 莜一音蒲艾反大宰音泰之使所吏反下及注使在同頑如字徐五

班 州蒲本或作州滿卷縣字林仁權反如淳漢書音同搏膺音博而踊

勇及寢門一本無及字求醫於其反懼傷我絕句逃之絕句南

革攻之音工鍼也音針為之音如

